

天籟何聞火傳何指飛鵬何自夢蝶何因道德之旨
微矣道遙之說繼焉揆厥大端其說有二乾坤其運
處乎日月其推行乎化者其圖南乎知者其遊北乎
聽以氣乎息以踵乎泛泛乎其無所止乎邴邴乎其
若有喜乎能見子乎能抱一乎是皆載營魄解天矜
示網維明窈妙辨祭祀之非齋擬鐘而有造忘適
之適無適非天不言之言有言皆道上士勤而行之
下士聞而大笑此其說之一端也有暖姝者有濡需
者有堅而綬者有綬而鈇者雉之奇於樊者鰯之困
於轍者形之爲此拘拘者倭之悅夫役役者貪者慊

南華真經正義

序

者惴者佚者漸毒頡滑喬詰卓鷲樹卷僉囊何何終
日是惟醒其醒覺其夢啟其幽昏疏其壅哽敷音以
解之俾相忘於是非螳怒以規之使各長其壽命曲
繪甚憂以悚物聽又其說之一端也綜斯二說達以
三言寄之無端寓言以悟之假之無忤重言以昌之
彌之無迹卮言以曼衍之亦虛亦實亦隱亦彰亦奇
亦正亦譎亦莊恍兮惚兮不主故常自非耳目內徹
言象俱忘將指履而跡誤聞影而形藏不且驚若河
漢而致歎望洋也哉僕本小夫竊聞大理腐鼠在地
嚇者奚來驪龍有珠探之未獲望北方賢者故國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懷問南郭畸人眞君何處嗟嗟敝精神乎瘡痍我何
能無慨然化精魄爲神奇是自其所以乃

光緒十有三年歲在丁亥孟秋之月宛平陳壽昌序

南華真經正義

序

二

南華真經正義

內篇目錄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南華真經正義

目錄

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凡例

一太史公謂莊子之言本於老子漢書藝文志列莊子於道家自是定論是編發明本義語不離宗一洗援莊入儒之弊雖明心見性之旨間亦證以釋家言然派異源同故非淄澠之強合也

莊子之言有三曰寓言曰重言曰卮言其實重言卮言卽在寓言之中而寓言中又有寓言自來註莊者都未道及是編層層解剝不主故常或卽愚者之一得也

南華真經正義

凡例

一

文猶皮相耳是編卽表測裏略文采而揭心傳以意逆志庶幾近之

是編於字句中尋常疏解大半采自前人然詮釋雖同宗旨自別識者辨之

是編凡語本老子者句下加口語見列子者句下加○合音處句下加・間有合音復見列子者句下加○俾閱者開卷了然

斥澤小鳥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謂大知小知之分類知此也○又引湯問以爲齊諧之證蓋謂陰消陽長皆於氣辨之易例凡坎在上其稱雲雲猶大也水氣絕則坎變爲乾卽道所謂精化氣氣化神也至於無鳥同在天池可知眞精眞氣皆不離元關一氣波斥鷃之笑亦猶下士之聞道耳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譽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如鷃之自以爲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猶然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守內則榮循外則辱竟通境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謂世人能知彼者不多見也雖然猶有未樹也不能超然自樹於塵垢之外猶未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順利無礙之意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乘虛策空喻然自得於清脩致福中求之如彼者亦不多得匪但世俗也此雖免乎行無行役之勞猶有所待者也待風始行猶非大之至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六氣六時之氣辯變也以遊無窮者點遊字彼且惡乎待哉至大者如此故曰至人無己不存我相神人無功不爲世用聖人無名不求名人知○委懷逍遙詣同量別屬進益上大道斯宏功名附在吾身常人以爲己榮至人以爲己累足於內無待於外神聖之遊心豈可以塵見測哉

宏識遠志入道之基喻以鳥鳥明有作也蓋以神聖示無爲也參差諫說連非無傷所謂不死之道此其文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寶也吾將爲寶乎鵲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鵲鵲鳥之小者偃鼠鼠之大者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言君天下者美名歸之子則無需此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語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南南華真經正義適遙遊四

反一往直陳更不回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謂言辭詭異若別有逕庭非尋常出入之所經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點神字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淖約好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宜故不信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瞽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時是也謂此聾盲之言猶汝之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旁礴猶渾同也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旁礴猶渾同也斲求也斲治也弊弊經營之貌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祖述。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此證神人無功意也。抱朴子云：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一曰太元，一曰長谷，皆取象於身者。藐姑射當木如之，藐姑射也。山，真象人身中之土也。神人吸風飲露，呼吸元氣以求仙也。乘雲御龍，神俱嬖，以此言遊，則四海曾不一瞬。何道遠也。龍乃蜃鵬合象，取義尤精。本魚所化，如鳥能飛，又屬純陽之體。脩證至此，合精氣神爲一物矣。至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磅礴萬物，以爲一世勸乎亂，敷錫之效如此，卻非弊弊以天下爲事。譬猶玉之問水，珠之遊塵，純任自然，並不見其灌溉滌除之迹。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其妙可窺其神，正未易測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資貨也。章，越人斷髮文身，無

逍遙遊

五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四子舊作許由汾水之陽。堯都在汾水北窅
 然喪其天下焉。窅然茫若自失之意

此證至人無已意也。四子水火金木也。五行以土爲歸。張紫陽所謂四象交加戊己中也。水陽純剛得一以清。六塵不滓。觀形識物。惟見於空身且外之。何論天下。其棄如敝屣也。不猶越人之視章甫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卽壺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實。子也。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重。難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剖。瓠爲瓢。既失其大而剝落者復多。故平淺無所容也。非不鳴然大也。鳴。然虛大貌。此原其始之辭也。吾爲其無用而掊。

南華真經正義

之。今既無用故更擊而碎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音均。世世以泝泝絛爲事。不龜手者謂冬月以藥澤手不使凍裂如龜圻也。泝泝源也。以水擊絮曰漂。絛絮之細者。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絛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絛。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慮猶結綴也。樽卽浮水之壺。蓋名異而實同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猶言茅塞也。

逍遙遊

六

氣空心之物故以偷心道家以精氣神爲藥故還以藥偷之蓋心之爲用情從其召氣服其竊神依其令矣惟能抱一守中混沌不鑿庶大用大效不憂氣落而積累以成眞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山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卷通牽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人皆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狐。鼠。嗜卑身而伏。以候敖者。雞鼠者而攫之。伺物之遊東西跳梁。跳則跨空。似梁之不避高下。中於機辟。辟。法也。機。以法死於罔罟。今夫鰲牛。山獸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言其誠然也。人雖欲物外尋靈，盡去其私為善，如天
壤與之。此處在俗情以明，終始之所由生。然師

隨其成心而師之。亦不待外求也。即此天理純全，無

而師之可也。誰獨且無師乎？俱有奚必知代前心

自取者有之。能自領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失其成全之心。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非者實到全是態度之詞。此篇是以無有為有，無有

時辭上語取之以為妄言之過。

為有雖有鄰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人惟具君

立是若居非。夫言非吹也。大籀自然。言者有言。生是

生。物論起矣。非言可共。言者有言。生是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是非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

矢口面道其以為異於鼓音。駁初生亦有辯乎？其無

何有何無？其以為異於鼓音之鳥。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士

辯乎。異乎不異乎。此言物論

辯。生於人心本不足據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何所隱蔽而不言顯乎隱而有是非。何所隱蔽而

有真偽之名言顯乎隱而有是非。有是非之辨。道惡

乎往而不存。本不須言。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言一遁

道隱於小成。偏見之人言隱於榮華。洋詩故有樞墨之是

非。備聖二家乃

非起而是非之。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被彼非

正之。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正是非

明能明則道言俱無所隱矣。此言物無非彼物無

物論有齊之之法也。○明字一見。物無非彼物無

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不知有人但

知有己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言彼之所謂

彼之私

彼是方生之說也。於無是無非之中彼忽轉

見耳。

謂之然也。不謂然多少是美。雖然方生方死。隨起隨落。此是成敗。如方性之觀也。有是則死方生。隨起隨落。如方可方不可。有美則方不可。方可非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相因而起。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物論紛紛。無中生有。包括果有無自之天。照之於天。猶善用其明也。此蓋以因是亦彼也。在此者是為以明之用也。○四字一見。是亦彼也。雖是是非為彼。彼亦是也。其非也知被彼所使。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自是非相非。故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被復自是其是。欲謂是為是而被是復為彼所被。彼是之有無。致未能果定也。彼是真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耦要也。夫彼者此之偶。是者非之偶。執偶喪南華真經正義。齊物論。二。

恒去道遠矣。惟能渾彼此是非兩一之物我兩忘。極純不雜。斯可謂會其元極而得道之要徑也。極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凡物奇詭而偶方變者。罔也。若夫圓而又得其中。則空虛不倚。滿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無盡。故曰莫若以明。○所以定萬之旨也。○明字再見。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謂以吾指喻破指之非指。不如卽說吾之附誠指。觀為非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大禹物指矣。指馬兼同。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大禹物之多。卽此一指一馬之說。據之莫不如是。可見世情直同於自是。天均於相非。是非非本無定論也。可乎可。總謂之可。不可乎不可。總謂之不可。道行之

齊物論

十三

聖僧

齊物論

十四

也。

不言也。大仁不仁。無私大廉不嗟。不自足也。不嗟大
勇不怯。此五者之德也。道昭而不道。道明而不明。道
辯而不及。有不及辯者。仁常而不成。有常變應清而
不信。外示敵。勇技而不成。必以五者同而後向方
矣。方則靈明四達。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知也。知止
其所不知。蓋謂其知於不起知。孰知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夫既云藏其知。則無所謂辯。無所謂道。
之道。知之。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包括萬有。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測其發源之所
深之又深。神之又神。此之謂葆光。葆光也。照之以天
天府所藏其象如此。此之謂葆光。葆光也。照之以天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七

校讀莫說。雖不謂三子之存乎蓬艾間也。獨
其為神。不釋矣。無微不燭。而用其光復歸其明。
其為言。於問答間也。下二章同。
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所以同於
言惡乎知之。謂於何知之也。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知是之故。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謂既不知
知。是無知也。意者物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
知存一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
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且吾嘗試問乎女。民
淫。震則腰疾。偏死。枯症也。鰭然乎哉。鰭。木處則惴
慄。洵懼。皆不安而。猿猴然乎哉。猿。三者孰知正處
南華真經正義 齊物論 八

民食芻豢。芻。食草者。牛羊之屬。麋鹿食薦。薦。草也。蚍蜉
甘帶。蚍蜉。蟻也。鴟鵂。鴟。鴟也。四者孰知正味。猿獼
狙以爲雌。狙。猴也。鴟鵂之別。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
麗姬。皆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走不。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智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是非所
利害。謂子不辯是非。亦不知。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
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沍。凍也。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三問三答。皆曰不知。非不知也。不欲用其知也。至日。孰知正處。孰知正味。孰知正色。則真不知者矣。彼仁義是非之微。恒情亦猶是也。若夫形神俱妙。乘空策慮。死生且忘。奚有利害。是直無所用其知。較不用者。道更有進。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世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本無所求。不緣道。無往非道。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浪不實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堯也。堯或也。言雖黃帝而足也。何足以知之。且文亦聽之。亦堯或也。

南華真經正義齊物論

太早計。方聞言而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矣。

難由卯生。鴉以彈得。然南見卯者。向無難。何得達期。

此類。予嘗為女妄言之。謂此妙道固未可達。見諸行也。

之。女以妄聽之矣。謂我如是言。汝即知。旁日月。挾

宇宙。旁依也。挾持也。謂日為其脗合。脗合。置其滑澹。

滑澹。未定貌。是非以隸相尊。自匿於卑賤。而眾人役

役。勢聖人愚范。無參萬歲而一成純。事閱古今之變。

無間。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親。聖人平視萬物。知此類

如此。而獨以大道之妙。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積於心。以起出死生之外。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弱。居謂之

弱。說生惡死。蓋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艾。地名。封。人掌封疆。

之。音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匡牀。匡。安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

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牧。固

哉。何其陋也。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夢亦夢也。是

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弔。音的。至也。詭。與也。名曰弔。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南華真經正義齊物論

沙界迷漫。皆塵垢也。至人游心物外。與道合真。斯

為大覺。哀彼羣愚。年命川流。生死皆在夢中。曾無

醒時。又烏知妙道之行乎。今古悠悠。火傳符靈。解

人。不遇厥微。係之。○以上三章。引古為證。曰。夢日

神。曰。妙特為知道者。曲示本源。果其光越。離明游

心於四海。塵垢之外。則盡處超然。物論之有無。曾

不足當其一。吟故不言齊而自齊。非此齊之之見。亦不存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黷。黑甚也。闇。暗也。言

居黑暗之中。旁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人益不能辨。若必仍是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若同矣。若說。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待蛭虻翼牙翼之飛隨乎朔吾之有待如之惡

是篇蓋爲闕惠子輩而作。以道觀之。固非解人。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生者生身之元氣而知也無涯知者卽
識神以有涯隨無涯與之相殆已已而爲知者
騁不休則將終身於危殆中矣爲善無近
 名爲惡無近刑近名近刑善惡之迹也緣督以爲經
緣順也督督脈經循徑也督脈下貝尾可以保身形骸
間上通泥丸鍊氣開闢以此爲徑路可以保身骸
無朽敗也可以全生氣元無喪失也可以養親若養受生始氣黃庭經所謂道父道
母可以盡年不以中道夭也
 督者生身之主循其道以爲養與熊經鳥伸者異
 矣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肩之所倚，就牛

足之所履_{以足踏牛}。膝之所踦_{以膝壓牛}。○四。砉然騞然。奏刀騞然_{騞理}。莫不中音_{中平音節}。○三。合於桑林之舞_{湯禱桑林時樂中舞節}。乃中經首之會_{經首黃咸池樂章名會音之}。聚也。○五。砉然騞然。騞然者似之。文惠君曰。善哉_數。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_{進久之并}。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破_有。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_{手足耳目之官不}。依乎天理_{牛身自然之騞理}。批大郤_{批開間}。導大窾_{引刀而人}。因其固然_{爰加}。技經肯綮之未嘗_{肯着骨肉綮結也}。言我之奏技直未

言在骨節聯而況大軋乎軋大骨也長庖歲更刀割也而族庖月更刀折也折骨則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發磨也彼節者有間節骨節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筋骨聚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心視爲止目行爲遲動手甚微微謦然已解謦然解脫謂後且知也如土委地委猶落也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善刀整好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南華真經正義

此借庖丁解牛。喻示練習爲經之義。言人當善處兩志。由定生慧。則元關發現。自有門徑可尋。於此看得分明。從容下手。即偶有扞格之處。亦勿忘須純任自然。盤錯迭經。虛靈自耀。及至積漸成頓。六通不礙。四大皆空。仍須存養眞元。葆光塗卻。以妙鍊神還虛之用。蓋神爲人心之主。庖人之用刃。與道家之有神其義一也。悟得此旨。即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無不可。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公文軒。軒名也。宋人。右師。官名也。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特也。謂一足。天與其人也。天生人如此。曰。自悟而自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道之貌。天與之形。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故曰有與也。

介足歸之於天。可見非爲惡近刑者比。又以喻善養生者。格事眞君。自不以假合之身爲得失。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害乎樊中。斲。求也。神樊。籠也。神

雖王不善也。言知惟未慮與中束縛之苦故以澤中
之飲啄為常神氣雖旺初不自覺其善
適之

飲味忘其為善。可見與為善近者異又以喻善
養生者超然物外自不以口腹之欲入樊籠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其不情曰然也始也吾

以為其人也。其人指弔者言而中非也。人方疑死者

轉言弔者非死者之友。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

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彼謂

也。言聚必有不斷言而言。哭中所數。不斷哭而哭者。言

人會弔於此。或言或哭。如此之詞。不斷哭而哭者。言

痛味非老子當日相期之本意。是遁天倍情。謂違其

南華真經正義 養生主 五

天而益以忘其所受。於老子者。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也。猶適來時。夫子時也。謂老適去時。夫子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安於時而處以順。世情後

中。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人死生所寄猶如何。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可指而見者也。可指

喻形委而神存也。吾生自涯而所以生吾者實無盡。善養生者真宰

常存。去留無滯。蓋惟看破生死。故能雖死猶生。失

養生之義。思過半矣。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

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之死地。平澤若蕉。不

子然。昔者。草莽也。死者。相枕。積。其民。其無如矣。

所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為民

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也。庶幾其國有瘳乎。

仲尼曰。譚。若殆往而刑耳。蓋自取戾辱也。往

夫道不欲雜。定則雜則多。紛多多則擾。擾則

憂。憂而憂。憂而不救。濟於事。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天

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已者。尚未定。更何暇計及存諸人者乎。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失而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則德失

知出乎爭。則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器也。二者凶器。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乎。且德厚

信。和。實。未達人。氣。未孚於人。之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未通於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當人。以美

之為害。人之目。當人者。人必反當之。若殆為人當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是悅賢惡不肖之君也。惡

用而求有以異其國何患無賢焉若唯無詔王公必
將乘人而鬪其捷汝惟不語則已語則人君將乘而
日將榮之目炫不而色將平之色沮而口將營之吻
又吞容將形之而容屬心且成之且釋已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之是相助而益增也順始
無窮以為姑順於始若殆以不信厚言明知不信猶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龍逢比干忠是皆修其身以下偃偃拊人之民以
下拂其上者也偃拊謂曲身撫厚以釋其愛也上不
其下拂愛民而我居其下從而偃拊之是即
其下拂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擠也是奸名者也
南華真經正義 人問世

名國爲虛厲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
 其求實無已三國田事干戈自取滅亡皆貪得無厭之心所致求實謂求實利也是皆
 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言昔之求名實者如名實者求名求實之輩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聖人不能而況若
 平雖然若必有以也持之具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道恐其雜而端正以取虛勉而一道恐其多而勉強以取一則可乎曰惡
 聲惡可斷其不可夫以陽爲充孔揚強陽之氣充於內而發揚於外采色
 不定顏色閃爍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常恆未能自然
 者揣測之意言恆於人意不見違忤時因揣測夫人之所感於吾者以求容與其心容與

名之曰日漸之德。漸積也。不成而況大德乎。莫人
之謂也。不有所得者德也。且無成何論其大將執而不化。虛一自是感人
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雖欲進害
而天機不鳥得謂責難將順之跡多而神明之用少。以此救虐
之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言出而上合古人內
 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己言斡乎兩人善之。斡者計較之意。斡乎而人
 不善之邪。言之見用不周付之兩忘。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純乎天真。是
 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擎
蹠蹠也曲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

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敎。謫之實也。雖誘以善。實責其過。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不以我言爲謗。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政正也。言所取正。取法者太多。而未能審。規人意也。謀。慎事者也。隔。雖固亦無罪。可免。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尙未能化人。猶師心者也。猶費如許。替合之心。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言汝且莫謂無以進。即使有此上乘。妙道爲之。豈是易。事謂不可勉強也。易之者。皞天不宜。若謂可以勉強。而易視之已與自然之天不合。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雜念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有有形而心則無形，心有覺而氣則不覺。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符，心之符也。必有心以求其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形骸不固，故曰止於符。唯道集虛，與太虛同體。虛者，心齊也。以虛為齋，是齋之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誨之時實自回也。猶曰：得我，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忘我，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汝能忘我，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勿觸其有，入則鳴，不入則止。語默因其無門，無毒，不發一藥，一宅而寓。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元

於不得已。宅心於一，寄已於若不自由之中。則幾矣。言於虛已應物絕迹易。一切屏絕無行地難。神動天隨，為人行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天與人分，有心無心而已。以有是物為天所使也。此更難以偽為。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神運也。飛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寂照也。瞻彼閭者，虛室生白，明也。吉祥止止，心止止者，止於其所當止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極道備六通，非枯槁尸居者比。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之於內心知在內而外之於鬼神將來舍也。而況人乎。不化乎。是萬物之

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為繩，伏幾几遽之所行終。其義即太皞几遽，上古帝而況散焉者乎。散眾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謂子高名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貌相。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慎。未有不無術而能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誤事成。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憂思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子

患。惟以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執用也。糞無欲清之人。糞司大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尚未到行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兩患交集。子其有以語我來。惟恐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經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其命相屬，是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分相統，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擇境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擇事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由事親事君推到
乘而此心之設施確然不易密如此方能入世方能出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此非夷狄之謂蓋惟看得透徹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惟行事
計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心安理
足言主請復以所聞。請即所聞者復爲陳說也。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相親順遠則必忠之以言。相孚契言必或傳之。
必託以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國人君天下之難者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溢過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妄實妄則其信之也莫。莫選莫則傳言
南華真經正義人問世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
全。庶可自全蓋示以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
陰。陽則明相搏擊泰至則多奇巧。泰至過甚也奇巧
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治者初筵秩秩泰
至則多奇樂。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諒
信也鄙。其作始也簡。先備其將畢也必巨。後遂釀成
其始流弊益無窮矣夫言者風波也。不可行者實
喪也。風波既生猶不止其行則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設無由。忿怒之施巧言偏僻。不誠獸死不
擇音。氣息弗然。音通。蓋弗草亂生貌於是並生心厲。

言既無狀，並心中亦生惡意，尅核太至。尅，迫切也。核，究覈也。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好意度人，在己亦並不覺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已果不覺，則愈行愈誤，其終不可問矣。故法言曰：無遷令。遷，遷就也。令，君之命也。無勸成。勸，勉強之意。謂有心速其成也。過度益也。過度，逾常格也。格，外。遷令勸成，皆非也。求全故謂之益也。謂鄰好既結，求全故謂之益也。遷令勸成，常度殆也。謂鄰好既結，求全故謂之益也。若一事已危矣，美成在久。謂鄰好既結，求全故謂之益也。當保其有終，惡成不及改。或事雖而敗，事易如此，可不慎與？且夫秉物以遊心，秉物理之自然，而託不得已以養中。託不得已，而隨分自適，心於無物之天。託不得已以養中，得已而隨分自適，心於無物之天，至矣。道之至矣。何作爲報也？此外更何所作，意以期報命於君父。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但以真實致君之命，此卽難能之事，能爲其難。南華真經正義
人問世
三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招忌彼且為嬰兒。無知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町畦皆田區也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無涯無際也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疵病也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入。使彼無疵。病可尋是。寓有方於無方中也。此蓋示以兩全之策。女不知夫螳蝦乎。有斧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是自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美行以犯人幾矣。幾殆也此喻用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決分發也皆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順人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壹

其性故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喻順物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蜚盛溺。蜚灰泥適有蚊蚋僕絲。而拊之不時。畜豕蟲之齧人者。僕附也。緣依也。則缺銜毀首碎胸。口銜拊也。不時。謂出馬不意也。則缺銜毀首碎胸。口銜毀碎胸首之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馬驚而逸。故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以一時之意平日之可不慎邪。上言虎至暴而順之則馴此言馬愛盡棄之。可不慎邪。易馴而驚之則暴以見謹防於平忽於一時。不可暫無方者。危有方亦危。擾擾中。幾無從插足矣。惟至人與物大順。而不用己。人君天君事之者一。無入而不自得。道之所謂圓而神也。匠石之齊石匠至於曲轍。曲道見櫟社樹。櫟似槲之木社土神封土以祀之。其大蔽數千牛。樹身可以傳絮之百圍。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壹

其高臨山十仞。高出十仞之而後有枝。於後已望其可以為舟者。大可列旁十數。旁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也。伯長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飽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為合於。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液漉汗出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相。梁。橋。柚。果。蔬之屬。相似梁而酸果實熟則剝。剝則辱。大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壹

也言豈真類爲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誓之社以自存邪理稱也未可以常

和光隱耀寄跡人間不苦其生壽斯永矣無所可用乃得大用彼幾死之散人其亦知木猶如此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

一乘而隱將芘其所藪此通庇藪蔭也謂其枝子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

以爲棺槨軸解木紋散也喙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喙通齧

也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嗅以鼻取也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

南華真經正義人間世 聖

此不材以用也宋有荆氏者荆氏地名宜楸柏桑楸梓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繫猴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謂高門名家之麗也七圍八圍

賈人富商之家求樺旁者斬之樺旁指之故未終其

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

之白額者解之說與豚之亢鼻者亢仰與人有毒

病者病後不可以適河適往祭也往河以祭此皆巫

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祝目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藉以全生

無用於世自不戕於人戕害天之故神不祥從可知矣再言神人以明仙凡去取之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通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也臂在頂中頭低五管在上背屈則五臟兩臂爲脇兩臂也背屈則五臟兩臂爲脇兩臂爲脇脇腋也足以下口鼓笑播精鼓笑播精也笑音煩笑音煩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徵調上有大殺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功不任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曰鍾與十車薪厚賦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

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常人以身涉世最難者得所養而終其天年若更進而求之此是何等修行何等自在引而不發而特欲以微詞漆園

南華真經正義人間世 吳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成其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福輕平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謂微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

陽多棘之草無傷吾行吾行卻曲行擇地而趨無傷吾足山

木自寇也伐膏火自煎也自取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漆木之液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

成能者用全生者體用不行而體自立道所謂至樂活身也彼昏不知求利達於人間而卒罹世患

可不謂
大哀乎

善處人者用人而不爲人用。善處己者無用以成其大用。致虛則不毀。養生則常存。其逍遙於人間者。入世猶出世也。此之謂神人。此之謂聖人。

南華真經正義

人間世

電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別足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得其立不教。坐不議。主駘都其立不教。坐不議。主駘都。虛而往。實而歸。從者皆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成於不覺。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且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猶上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上者乎。奚假魯國。奚假猶何但也。且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師其與庸亦遠矣。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真常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遺失也。一審乎無假。認定而不與物還。隨處。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組以言其用心處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氣形質而論。一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即真元此主宰。夫若然者。指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德者得也。和者元氣也。人所不得之於天者耳聰目明。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認定真元不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並無存。以其知得其心。即所謂審以其心得其常心。即所謂不爲最之哉。最尊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眾止。言惟止水善鑒故能止眾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言其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幸能自正其生性而物性亦厚故人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人游物初自有不動之徵是不必如向氣者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死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將求勇名而期於死而況官天地。言猶官骸府萬物言備之也。直寓六骸以六骸為象耳目。吾迹象一知之所知。心不而心未嘗死者乎。至人心如死灰而死灰中卻彼且擇日而登假。假通過待時至人則從是也。人自不南華真經正義德充符

何肯以物為事乎。為已得其常故不死。天下事莫大於死生。舍己為人。有心者當不如是。申徒嘉。申徒氏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我與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乃論德之地。固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執貴人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有賢者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取大者求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以聖人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受命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有不懼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狀陳使人自陳其過。則人人不狀其過。以不當亡者寡。使皆謂不當受亡。足之則一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以為不當享存。足之則一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有德者雖不當亡足而不以遊於羿之彀中。羿古善射者弓矢所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而幸免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能取大南華真經正義德充符

以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洗濯我之怒意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形骸不見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同遊於先生之門。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跡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立不安子無乃稱。慚謝再不形骸之內。真宰存焉。申徒嘉忘心於此。正其善造命處。魯有兀者。叔山無趾。叔山氏無足踵見仲尼。無趾故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齊復積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有尊於足者吾是以務全

乏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上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實實，文貌。學，彼且斷以詛詭幻怪之名聞。子為，子，猶學人也。論也，謂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枯槁，枯足，槁老，常名譽也。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枯槁，枯足，槁老，謂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無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無是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刑曰：天刑，可見非別於人者比。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人刑可見。天刑不可見。陰陽之食，視金木之訊，為倍毒矣。哀哀眾生，其如此無形之桎梏何。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貌貌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其名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常和人而已矣。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活人，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如月望飽滿之義，又以惡駘天下，無悅人而不唱。無動人，知不出乎四域，無過人，且而雌雄合乎前。所謂大夫之思，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數之一月而寡人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將授以國政，悶然而後應。汜若而能悶然者，凝於神。汜若者，游於虛，若應若辭，皆無心也。寡人醜乎，恐其不受，幸授於虛，若應若辭，皆無心也。之國無幾何也，不多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也，郵，變貌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樂意若不相屬，是何人者也。人者，是何人。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眴，目搖也。狔子乍走，不見已焉爾。生時之見已爾，不得類焉爾。」以已視之，狀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木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之具，資別者之履。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聖

無為愛之，實結也。別者無足，皆無其本矣。戰以武為為本，此皆無之。○喻無本者無足，為天子之諸御，如愛則有本者之必為人愛可知。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獲不穿耳。至尊之喻，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不復入，應官役，遂其形，全猶足以為爾愛之，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何從計其緣起，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

府虛靈之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豫悅流通而不失
也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也卻闕是接而生時乎心
者也溫然生氣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
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水平中準內
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滑故
德卽爲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之而外物不能離也飲
者必親愛乎德猶取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
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執持綱紀吾
自以爲至通矣通達今吾聞至人之言才全德不恐
吾無其實無才德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墨

和無不通。有形斯隔。使物忘我。乃益我親。匪特見者心傾。且令聞者內愧。非至人不足當此語。非至人亦不能爲此言。

圖跂支離無脰。圖面也。曲城曰圖。謂曲者似之。跂企也。謂脚根不着地也。支離形不整也。無脰。謂無肩也。總諸般體形以爲號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脰頸也。肩脰細棘貌。褒姒大癭。褒姒皆瓦器癭瘤也。項下生瘤大如褒姒也。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脰頸也。肩脰細棘貌。褒姒大癭。褒姒皆瓦器癭瘤也。項下生瘤大如褒姒也。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脰頸也。肩脰細棘貌。褒姒大癭。褒姒皆瓦器癭瘤也。項下生瘤大如褒姒也。

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形宜忘而不忘。而忘其所忘。德不宜忘而忘。此謂誠忘。是真有善忘之病。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和而不知爲尊。智計之巧乃支孽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爲膠。約束之禮。乃膠漆也。

非自然德爲技德者得也既失而得乃技工爲商工巧也惡據商巧乃商賈也如居奇而求售者聖人不謀無思惡用知不斷自然惡用膠無喪亡失惡用德不貨本非賈易惡用商四者天鬻也鬻蓋天鬻也者天食也故曰天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不食人間煙火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與人共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形爲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警大貌情果盡捐則特配天且法活而自成其天也德不形故形忘形忘益以神其德蓋至卽色卽空有無俱遣則死矣稿木且爲太上之忘情矣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舍人而言天乃覺層樓益上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之靈性爲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益生者謂神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爲參之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以爲生須人事。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疲困倚樹而矜也。據槁梧而瞑，其神驚，猶枯木以爲几。天選子之形，於萬物之中，特予以堅白鳴，不能因任自然，徒以口舌之辯妄自爭鳴也。

火生焚木情熾傷身也者貌與形之所託神與情之所居也惟能性命變修不生不滅無在無在人兩無負矣

上德不德充於內自符於外此中有人殆未可以說取也觀於師弟之契朋友之交君臣之合妾婦之從道且如是則夫父子兄弟之本以天屬者無待言矣夫官骸之蔽蔽之所以忘形智能之矜蹈之適以敗德惟內視外觀無心無物情來歸性斯庶幾耳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又曰生而不有又曰或益之而損然則天驚天食所謂元德之充符者固不在尋常世法中矣

南華真經正義

德充符

星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謂精神知人之所為者鍊精神鍊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之精氣神皆由天生然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滿性漸滿以至於知天知人而無不知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言未可空夫知有所待而後當養到知人知其待者特未定也有待於難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元精元氣元神天也交感之精呼吸之氣思慮之神人也天人之際極精極微差若毫釐謬以里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可見真知非僅從冥悟中來何謂真人

古之真人不逆寡寡者少數也道雖少而不逆順以順之不雄成成者全數也道雖全而不雄雌也不事也不事也不謀也不謀也不慮也不慮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過情修失得不計意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外物不害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升也假言具如此真知故有如登高至遠於音格至也道無不明無不行也○真人一解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世味其息深深息調息也深深所謂不聲不濡神真人之息以踵踵也其息深深息調息也氣相依也真人之息以踵鼻踵足根也眾人之息以喉咽屈服者議論為人其噓言若哇噓聲之人言也言為人屈則喉咽屈吐有其音欲深者其天機淺如欲哇之狀態以喉者類此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星

特以天為父。彼謂君也。以天為父者。而身猶愛之。謂
仁如天君。而況其卓乎。卓然於人。特以有君為愈
乎已。有君得君也。而身猶死之。謂事君以忠。不而
況其真乎。夫卓者真者何道也。即大宗師也。惟泉
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渾。响口相向也。相濡以沫。濡
也。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人離道而
猶魚之失水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道謂分是非
相响相濡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俟我以老
息。我以死。人生不過百年。自始至終。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死亦必異於常人。夫藏舟於壑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兗

不齊或短而夭。或壽而老。或植基於始。或正。又況萬
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也。所資始者此。蓋謂大
宗師也。至人得此。夫道有情有信。有情信之動也。無
則生死不足言矣。又損也。可傳而不可受。而受者殊
為無形。無形元之又元也。又損也。可傳而不可受。而受者殊
難具。可得而不可見。得見自本自根。道為事物之
為道之。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未嘗有天地。先有道。固
無往。神鬼神帝。鬼者造化之迹。帝者主宰之。生天生
地。一陰一陽。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為天地之極。故
曰太極太極之。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極之下。即
先所謂無極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極之下。即
佛書所謂風輪持之。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
乃九地之最幽者。大宗師 辛

藏山於澤。謂藏舟於山谷之間。而山又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
藏小於大。猶有所避。不自覺。所謂莫大於陰陽也。若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此言欲善其藏。必所
充滿宇宙。其大適相等。使此外更無餘地。則可。是恆
保其不避。否則未有不避者也。藏之之難如此。是恆
物之大情也。尋常物理。大概如是。○觀藏特犯人之
形而猶喜之。犯者偶然。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極者。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避而皆存。萬物共此根本。根本發生之地。物所
存而無不存矣。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萬有

以為

道不可名故強為之容虛以擬之實以諸之彌側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葵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問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卜梁姓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之詞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言待其可告參

日而後能外天下不知有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

日而後能外物不知有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

後能外生不知有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通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心死則身

所謂人發生生者不生心經不生不滅之義也其為

殺物之無不將也將送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於將迎毀成之際無在乎其名為撓也撓也者

撓而後成者也中而成者大定南伯子葵曰子獨惡

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文字生於語言故以副墨

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微也瞻明聞之聶許之而心許也聶許聞之需役

待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也需役聞之於誦誦歎而於誦聞之玄冥之中玄

冥聞之參寥參寥也參寥聞之疑始似有始而未

道之傳山外而內究其本始實吾性天中所自有也

○自副墨至

學道之功問道之序遞推遞進確有師承即寓名

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始以生為存存以死為死以死為死以死為死

生存亡之一體者總為吾之一體也吾與之友矣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與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

也數造物與以形曲僂發背曲僂曲背狀上有五管

孔頤隱於齊膺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句曲其項腫故

指天皆極寫陰陽之氣有珍珍氣其心閒而無事以

病累躄躄而鑑於井躄躄足貌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子為此拘拘也病為身累字句同而意自別子

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

為雞浸假也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

為彈子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

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言即乘即駕且夫得者

時也失者順也生死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至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情所累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能全其天。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促歎。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率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怛。驚也。叱。其妻子。恐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女為。將奚以女適。化。往何處。以女為鼠肝乎。以女為蟲臂乎。皆物之至。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三

大冶。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鑄。鑄。古。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至人形全精復。與神為一。宇宙在手。其名為同帝。病如子與子來。似迷來順受。一聽命於造物之天。然雖離德而心則神。神雖往而無不可。可見與造化推移。即應盡劫。我之為我者。自若。蓋在天之天。氣數也。在我之天。真宰也。人果得其真宰。雖不必爭權於氣數。而究非氣數所能傷。不然。死生亦大矣。是誠何心。而直以時順安之。舉例之乎。從可知。輕視死生者。必別有不生不死者任之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與。以相為於無相為。無。孰能登天游霧。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駁 製作

我無極。無極。猶宛轉也。相忘以生。不悅。無所終窮。不知。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問。然。無言。使。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為。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嗟來桑戶。嗟來桑戶。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之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何等。修行無有。以無為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命。名。彼何人者。邪。叩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法。世。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法。外內。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四

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與造化者為一。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混。混。混。彼以生為附贅。贅。疣。也。以死為決疢。疢。癰。癰。疢。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其耳目。外。身。也。而或體之說。蓋說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悠悠。道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憤。憤。心。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言。夫子何故。是依也。曰。丘天之戮民也。言。帝縣未解。雖然。吾與文。

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方內孔子曰魚相造乎水生

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亦足自養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相安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江湖水也池水亦水也無異性得水則安人

相忘乎道術方內方外道者不同其為道術則一也

之故又以明外內之子貢曰敢問畸人方外獨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合也故曰天之小人拘拘

器量人之君子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乃有尼山之道乃可遊於方外而非濤聲猶看秋冬夏四序不同

則一也其為天時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孟孫氏三桓哭泣無

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一猶仲尼曰夫

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較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

得簡者略於事也世俗相因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然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死

無與於已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數有修短則生死有

先死之無與若化為物若已亦造化以待其所

不知之化已乎順其所已化以待將來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言化與不化

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吾與汝皆在大化不

見見孟孫氏之獨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謂孟孫

也無損耗有旦宅而無情死其視生之於死猶旦而

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特覺人之居喪皆非

其所所以乃彼也言孟孫氏與同生而死也相與吾

之耳矣此言世人之哭泣皆以吾庸詎知吾所謂吾

之乎謂吾之平言自己亦認不定自己也且女夢

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厲高飛也子天于

我也但夢為鳥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然則今之有言於此者其覺其夢尚不可知安知非

為鳥為魚之幻境乎此蓋以夢境迷離反形孟孫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聖

之大覺也以覺覺夢其視人哭亦哭亦造適不及笑

獻笑不及排造適也排安排也言嘗猶常人之情既

笑之容則不及排造適之意之境則不待笑而已適既動發

境之須臾耳彼入夢者之不及覺亦猶是也安排而

去化外則安於世故之推排即所謂人哭亦哭也內

乃入於寥天一寥虛也謂入於夢而不雜天而不人

原壤母死而歌實有其人孔子遇而弗問所以為

引之作遺言以明無變於死生薪盡火傳有是事莊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文資教也意而子曰

堯謂我女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為軼奚來為言何必來夫堯既已黥女以仁義而躬

女以是非矣世法如加之以刑然女將何以遊夫
通焉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
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
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無莊美人據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鍾器也。喻以道化人。能使人庸詎知夫造物者之
失其本質。況在外之刑傷乎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言雖受傷而我之此來安知非天欲息我。補我歸於完。
或使我乘之以隨先生之後而受鑪錘之益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女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萬物而不為義和之意。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
遊已。言吾所教汝以當遊者如此而已至
遊已。言吾所教汝以當遊者如此而已至
道可道非常道。重言吾師而誦數不置。抱此遐想
殆即陶隱居所謂仰青天觀白日。不覺為遠者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私化則無常也。俱空變化從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神明莫測。惟聖而果其賢乎。已也。請從而後也。
無不通者能之。苟窮其冥。心齋坐忘。優入聖域矣。
至道之精。窈窕冥冥。心齋坐忘。優入聖域矣。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飢不能
其詞。促也。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
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世人役情幻妄。真宰日迷。故當貧病交深。無可奈
何。不得不委心以任運。若果返求而得。則命由我
南華真經正義 大宗師

造自不隨氣化為轉移。質之父母天地。斯真能無
不矣。道所謂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也。永窮山
盡彼岸。斯通達圓通。述子桑傷貧之語
以警世。此中微旨。固當於言外求之。
大道不二。聖聖相承。顛倒眾生。迷於幻相。淪園藉
真人以贊道。贊道實以勵人之求其真也。夫真人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哀樂不入。靈覺乃出。
溪然大通。以視達觀待盡者。流跡若同。中實異也。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順其自
然者而求之。庶乎不離其宗。能自得師者與。

應帝王第七

爲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曲喻無心感化之
也。曰：「獨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
 要人，要人，要結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非人也。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見己，其知情信，
 不廷其德，不廷其德，甚真，甚真，則而未始入於非人。泰氏無物累，
 其未始入於非人，其未始入於非人，
 於物之中也。於物之中也。
 心者，萬物而無心，道所謂偶而應之者也。」

說華與經正義

成帝王

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日中始
人姓肩吾曰：「吾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纏式義度。」常經
之法義度之輔度如三。謂五常皆所以正人也。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聽則未能忘人，故斥其非真德也。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必溺。鑿河無成，而使查負
口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纏式義度皆治外之具，聖人豈爲此。正而
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正者各正其性命也。既得其正，所行自合於法。
初非繩之於外，我用法而於言以已出也。且鳥高
飛以避矰弋之害。鵲巢於矢以弋。飛鳥謂之矰弋。鼯鼠深穴乎神邱
之下。鼯鼠小，鼠神。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罔社罔也。

若治其外則民其性命所安將視爲患害必有避
去如鳥鼠之高飛深穴者彼君人者何竟計不及此
而百姓之有指臂不若二蠱
之無知而沿天教敢不聽邪

天根遊於廣漠之野無歸廣漠之野也適遇無

名人而問焉。天機無名。人皆屬言。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

女邪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言其失其親也下於天下則後起之說也

又乘夫莽野之鳥以出大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遊蕩冥之野

吊以治天下威子之心爲何昆孫仁說也又復問無

南華真經正義

2017年12月

幸

名人曰安遊心於淡。然自得也合氣於漠。其間淡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我智而天下治矣
 無容心於為天下。即所以為天下我無為而民自
 化。在下誠言於下可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樹疾強梁。應事甚物微
 疏明。病物甚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是猶言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徒
 外者更番而事技係言如技藝之係累此身休養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田有
 致人。求獵狡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藉通獵獲狙狗狗因
 藉係。藉係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言智能皆藉累之陽子居
 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

而似不自己其功已忘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民忘其化有
莫舉名使物自喜天下欣悅立乎不測而遊於無

有者也行所無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全真返朴上下各適其天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惟恐言列子見

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

文未既其實既盡而固得道與眾雖而無雄而又奚

南華真經正義應帝王意欲得所而世相充是有

嘗試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涇水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地文地萌乎不震不正不震不動也

其正之正不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謂人所不得於天

正不向明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謂人所不得於天

白開其生意之一機也是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

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於杜間之中覺有權列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視地文之孤陰不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指但覺一機

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謂變更無定異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沖莫勝莫勝猶莫朕也惟無偏勝故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衡平也動靜互根混一而平則觀桓

之審為淵觀作鱗也桓之木非靜非動喻衡氣機止水靜

木之審為淵喻杜德機流水動喻善者機三者不同

南華真經正義應帝王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已失矣不知吾弗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本性也性

始出也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隨順之貌不拒不

知其誰何在彼捉摸不定因以為不羈因以為波隨

此但覺恍惚不可為象波隨亦作波流今從列子故

迷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嘗學問三年不

出為其妻爨代妻執爨食禾如食人人物於事無與

親一切世故無與人為雕琢復朴去飾塊然獨以其形

得其一
應以無心而使人莫得其朕。主知返朴其脩混沌
氏之術者乎。
無為名尸。之聲譽無為謀府。之門無為事任。之責務無為
知主。之聰明體盡無窮而遊無朕。體悟也朕兆也體之
無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上德亦虛而已始終不
至人之用心若鏡。自明而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
不藏。過而不留鏡故能勝物而不傷。應萬變而
不傷。無著影也故能勝物而不傷。不傷本體
南海之帝為儵。大德屬心主知北海之帝為忽。水
中央之帝為渾沌。土德屬意黃庭是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渾沌認賊作
大道以無若為真常。以有事為應迹。帝王之功聖
人之餘事也。夫亦應之而已。豈容心哉。
內七篇以南冥北冥起。以南海北海止。鯤鵬物也。
化則相生。渾沌帝也。鑿之乃死。其於五行之妙蘊。
三寶之真元。發揮殆盡。作者以道為文。讀者因文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悟道蓋東來之薪幾盡得南華而大火傳矣。

南華真經正義

應帝王

宋藏書

吳縣黃興元校



南華真經正義

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佐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外篇目錄

駢拇

馬蹄

肱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南華真經正義

目錄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不以繹索繹索之故天下誘然皆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常不可虧也人爲損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繹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連連相使天下惑也求明適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招揭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南華真經正義駢拇

南華真經正義

駢拇

三

二人駢拇曰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策竹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博塞局戲也博類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東陵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實既相同稱謂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味雖通如俞兒俞兒古之善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聲雖通如師曠師曠人也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離朱非吾所謂明也非吾所謂明也五味爽曰五色迷目五聲亂耳其非天屬之真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皆求其有夫不自得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南華真經正義駢拇

南華真經正義

駢拇

四

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且強名何論仁義漆園以駢枝目之自是解人

七

子胥靡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自害者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竊聖知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以上言天下故曰胥竭則齒寒肩以齒齒齒轉則肩竭薄而邯鄲圍邯鄲趙都趙受圍城之災是無幸而得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以求治而盜亂也○三者皆不相致者也聖人縱含盜賊而天下始治矣無盜

南華真經正義

胥

九

天下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三者皆不相類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斗斛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符璽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邪彼竊鈎者誅也竊鈎者誅也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順守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相率而趨揭諸侯揭諸侯以諸侯自命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所在皆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以上申之利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勝之器不可以示人為人則彼聖人者創法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適玉毀珠也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機歸無文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殫殘盡而民始可與論議論可與擢亂六律擢亂六律索也鑠絕竿瑟鑠絕焚而棄之塞瞽瞍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

南華真經正義

胥

十

而棄規矩擲工倕之指擲折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銷楊墨之口也也棄仁義棄去也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煥亂天下者也煥亂法之所無用也以上申言聖知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

害也。讀說之猶也。灌醵之利也。謂此蠲者。謂者皆以堅白自鳴者也。解辯之嘶也。語語之巧也。謂此解之嘶之皆以同異互詆者也。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知外未知。不知已所謂已知者。仍多昧也。皆知非其所不。言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非人之非。不知已所素謂是者。亦非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燦也。中墮四時之施。墮也。喘粟之蟲。宵翹之物。微息而動者謂之喘。粟。蠕蠕也。宵。輕小而廢者謂之宵。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嗇夫種種之民。種種。穀厚貌。而悅夫役役之侯。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噉噉之意。噉。噉也。噉。噉已。

大盜紛然。弭之無術。必至恬澹無爲。而盜乃止。夫盜財盜法。外盜也。寇莫大於陰陽。內盜也。止外盜難。止內盜尤難。得其不止而止之術。則治世治身。一以貫之矣。

深園得柱下之心傳。自是道教正宗。與聖門同體異用。原有區別。然其意亦極推重孔子。如齊物論有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德充符云。吾於孔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皆其明證。乃世人不察。於其極意推重處。輒自爲寓言。於其一

南華真經正義

祛痰

十一

二寓言反謂其有心侮聖卽如此篇痛詆聖知暢所欲言然一則曰世俗所謂再則曰世俗所謂可見所謂聖且知者絕非眞聖眞知其意已明明道破且其本意並不在此試思弭盜之術特治世之一端耳而推其弊直至日月悖其明山川燦其精四時墮其施萬物皆失其性反覆申明務使絕聖棄知恬淡無爲復命歸根以全其所受所謂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也然則漆園意中所急欲止者又豈僅在盜財盜法者哉讀者旣未詳審其本文又不精求其眞旨而輒捕風捉影妄肆低悞

是真聲者之論音。盲者之辨色也。逍遙遊云豈惟形骸有弊盲哉。信哉斯言。

南華真經正義

莊子

三

任宥

問在宥天下。不問治天下也。宥者如如自在之意。有下名通其真。非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自得則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何須背堯之治天下也。以有心治。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性不可漆。樂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漆一箇苦。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毗偏也。由若樂生。出喜怒。由喜怒。推到陰陽。陰陽并毗。四時不至。而不順時。

南華真經正義

莊子

十

寒暑之和不成。不至故。其反傷人之形乎。陰陽中人。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半途而止。不成條理。言使天下人心偏。毗如此。輾轉相因。皆有心為治之弊。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喬。詰。意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彼亂。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有句何焉。終以賞罰為事。何句不。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諛明邪。是淫於色也。諛聰邪。是淫於聲也。諛仁邪。是亂於德也。諛義邪。是悖於理也。諛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說聖邪。

是相於藝也。相習於能。詭知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求疵。○
心有所說則失其自然。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
氣跡成弊害有甚焉。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
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
乃始鬱卷愴囊而亂天下也。鬱卷不伸舒也。愴囊猶愴懷也。而天下
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
邪。言非特一過而不留也。乃齊戒以言之。鄭重而跪坐以進之。
致恭盡禮。言之不足手鼓歌以儔之。舞足蹈也。吾若是何哉。若
若癡無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
從嘗覺也。故君子不得己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貴以身
身爲至貴。更貴於爲天下也。貴愛義同。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
天下也。貴愛義同。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

南華真經正義

五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謂中無
起知。無擢其聰明之意。尸居而龍見。安坐不動而
淵默而雷聲。抱一無言而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而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如炊氣積果而熟。吾又何暇治天

在宥者無爲之用無爲者在宥之體微始終只是令人安其性命之情而天下更無餘事呂氏春秋云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篇中不曰不治而曰何暇治可知所謂貴愛其身者聖聖相傳其揆一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也。擾引人心排下而進上。遭排抑則降下。上

南華真經正義

下囚殺上下之間係之淖約柔乎剛強淖約柔貌平
變爲剛若囚傷之苦役廉潔彫琢廉潔也剛利也平日
剛強爲淖約所柔也廉潔彫琢廉潔也剛利也平日
是廉潔已爲彫琢盡矣此其熱焦火喻其寒凝冰
皆懼排希進之心所致喻其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喻其
淵而靜喻其其動也縣而天喻其偵驕而不可係者
也係縛也強傲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襲人之
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胈腋上脛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焦心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矜鉗
意規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堯於是放驩兜
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来

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性也三代愈趨愈下下有桀跖。不仁不義上有曾史。行仁義上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佐同之德衰而性命爛漫矣。爛漫猶散漫也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求逞聰明於是乎鉞鋸制焉。鉞鋸斷木之枝幹者繩墨殺焉。繩墨正木之曲直者椎鑿快焉。鑿鑿也椎鑿皆穿木之孔竅者決斷也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脊脊相殺藉也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嵒巖不平貌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殊斷也已

聖也。被谷馬者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平桎桔之間。又知是跂。企足攘。意通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本儒臂。墨所致乃猶揚揚得意於其間。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侈談。匡救之術非無恥乎。桎楊接榘也。桎榘桎楊之用者。仁義之不爲桎桔。聖柄也。聖音隋孔也。以木柄孔中曰柄。凡器物爲知屬。荀處皆需此亦所以成桎榘之用者。爲知隋失臂箭。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治天下之患莫甚於擾人心自古至今流弊相因
江河日下常人之所謂戚求治適以滋亂也惟能
厥於其德以任其性命之情斯容成大庭之世見
矣卽平成之效以求混沌之眞知漆園所謂天下
大治者殆猶一隅之舉耳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宥

十七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精氣以佐五穀。使年豐熟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使二氣各得其職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問至道之
精所欲御純是治病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猶云未散之朴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猶云朴散之
指至道之精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猶云朴散之
遂羣生自而治天下。有心爲治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
待黃而落。元氣旣薄。草草而成。草草而毀。日月之光益以荒矣。陽精陰精
尤華而俟人之心。窮窮者。窮窮者。窮之意。又奚足以語至道。
黃帝退。捐天下。捐者不以天下事累此心也。築特室。齋席白茅。閒

南華真經正義

在在

十六

居三月淡之意復往邀之見也廣成子南首而臥
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治天下之見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
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謂窈冥兮冥兮其中
有構者與此義同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下乃就體道者言遠耳目則神靜神靜則天君既
泰百體自端內外交相養也必靜必清無勞女形
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此言安外目無所見耳無所
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言全內慎女
內閉女外多知爲敗內外交養識神自除我爲女遂
南華真經正義在有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達往而徑至也原始也達於
人於窈冥之門所謂泊兮如未兆也入至虛極靜篤
乃能窺見陰陽之本通火退符上下子午皆任二經
思思天地有官地各司其職陰陽有藏使吾身之陰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即此天地陰陽附於吾身者固
我守真一以處其和和者不雜之真故我脩身于二
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功効如此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
之謂天矣言其與天合德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
物蓋吾身之藉以生者而人皆以爲終謂死則已彼其物無則于變
而人皆以爲極極盡也請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

有心爲治。順元天弗成。於人心病其擾。已心亦失其所養。處無爲而物自化。乃俾芸芸者。各復其根。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道。術治術可於此會其微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以爲
己之聞見見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
高出眾人出西眾人之聞見以不如眾技眾矣不如眾
以宣所聞安穩自己之聞見見不如眾技眾矣人之能
多而欲爲人之國者然且欲以己之聞此攬乎三王
矣見治人之國者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利而不知其害此以人之國
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
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宿

144

一事無成而遺患無窮。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方且以爲賢而用之良可歎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大物天下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不能用物而爲物用是亦物。耳以物治物安見其可。物而不物。治物者起出物外。故能物物。因物付物爲萬物之主宰。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今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與造化伍。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于真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大人即獨有者。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因物而起不持異同齊通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配對也。不爲主而爲配。卻於威而後應之際曲盡其忱。處乎無響。寂則虛中。行乎無方。動則威化。聖文適。攝天下以各適其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撓撓自動也。一陽萌動旋復其根以遊於未始有始之天也。出

入無旁與日無始。無依傍無終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頌論言也
 渾去其依傍終始之跡。則希言自然。我相不着。隨時隨地。合乎大同而已。太同而無已。無
 已惡乎得有有。虛極靜篤已亦無有至於無已又何有萬物之有哉處居士所謂空諸所
 有。勿實諸所無。有萬物之有哉處居士所謂空諸所
 者。亦此意也。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所謂明聖觀無者天
 地之友。於無而曰觀可見無中別具神妙特非與天地合德者見不及此耳
 世俗之人。愚而自用。徒亂人國。去道日遠。道至無
 亦至有。觀有觀無。精粗判焉。兩者並舉。道道之士。
 宜知所從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匱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在宥

主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在宥天下長久吾身皆以無爲爲本無爲而無不

爲無有而無不有矣。自古聖神。躬求而得。其所謂
獨有者。悉自觀無中來。由無極而太極。此中消息。
學者正當以身驗之。

南華真經正義

在宵

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爲。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一以自得爲治。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君原於德。
而成於天。純任自然。而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也。玄遠無
爲也。天德而已矣。於一而道散乎萬。以道觀言。名而
天下之君正。名上下以道觀分。職而君臣之義明。貴賤
以道觀能。能而天下之官治。器使各當。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泛應故通於天地者德也。道在天地而通以
得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育萬物。俾行之各得。上治人
者事也。其事則治能有所藝者技也。率其本性。自有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五

之餘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
於天。兼者統也。合二爲一之義。自然者天。故曰古之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足。無爲而萬物化。自淵靜
而百姓定。自定皆其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一即無
心得而鬼神服。言所謂通於一者。非有心也。無心而
矣。尚何事之不了哉。是教人復命歸根之義。

夫子曰。門人記莊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刳。謂也。去知覺。無爲爲之之
謂天。於無爲中。勤而爲無爲。言之之謂德。希言自然

言者無容心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謂
天所見者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和光同塵有萬不同
之謂富羅萬有故執德之謂紀紀條理也執其心得
德成之謂立卓然循於道之謂備順其自備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全其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
之大也事心猶存心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為萬物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
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
私分以分者自利其利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
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故曰一府死生共此輪
南華真經正義天地

通故曰同狀言當其顯時已將此理看破
故能解心釋神離外景而獨完其天也
能解心乃能事心於道中各求實得而損之又損
內重者外自輕視身世皆浮雲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不動謬乎其清也澄微不
道體之靜寂已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得此理無
立應物之本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以應叩者至人不
以應感者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待叩而後鳴雖有
道必待感萬物孰能定之言當未叩未感之先渾然
而後應萬物孰能定之默然其所以肆應者誰能
定夫王德之人德盛素逝而恥通於事游心太素立
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抱一為式不用故其德廣得於
無不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感斯應其心本湛然也故
形非道不生道即本原也生天生地生非德不明既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形若非有得於心存形窮生將存我之形必先充
則不明此生身之理立德明道欲立我之德必先修非王德者邪蕩蕩乎
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真機發越其出其動
一本自然萬物從之即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不露端倪而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不可窺測而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
應時聘而要其宿能復大小長短修遠不勝於心
形聲之外別有見聞德上通而智故情滅也又深神之又神所謂道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其北則玄境也登乎崑崙之丘
南華真經正義天地

之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
境亡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
誦索之而不得也知多知識者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
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也察者契誦有口辯者乃使象罔
以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象罔得之黃帝曰吳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道喻元珠無心乃得使象罔而獨不言索其旨微
矣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平
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為天子也許由曰殆哉圾乎
天下坻通炭齧缺之為人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

德足以其性過人而乃以人受天持其才知謀以
 之木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過之所由
 矣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無天而人心以用事
 且本身而異形我相未忘方且尊知而火馳而性急
 如方且為緒使所役方且為物絃絃纏束也言
 且四顧而物應應接方且應眾宜求宜方且與物化
 而未始有恆履為物變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
 有祖有一族必可以為眾父合一族之眾而推而
 可以為眾父合百族之所推尊者而推尊之謂之
 以道妙言則為治治亂之率也適以倡亂北面之禍也
 萬化之大宗天地
 南華真經正義天地
 南面之賊也上有用知之君則為之臣者皆將奉令
 皆由於南面者之賊也蓋申言其不足配天也
 不曰為君而曰配天可見無心成化萬萬萬萬
 有以仰贊昊蒼方能主宰天下達生篇云構之又
 萬化生身者不足語此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鰕食
 無常居言不求安也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問千歲歲世
 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三患即釋
 風也水火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
 仕世賦世隨意去留策空乘虛得大自在此至人
 內修之實效德位如堯猶望塵莫及何論其餘
 古聖真莫不守寂觀元翮榮烈聖所謂白雲深處
 隔斷紅塵孜孜焉求至帝鄉者其志趣固別有在
 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邪闔猶也無落吾事落荒也但促乎耕而不
 顧他促促
 立為諸侯偶而應之也耕而不顧修德以就問也
 至人之出處如是
 泰初有無但無有無名雖無之名亦未立何有於
 始一之所起一無耳無有無名雖無之名亦未立何有於
 也一之所起至無之中故曰起有一而未形端尚未

然慙精采貌不俯而不對有聞爲圖者曰子奚爲者

畢

者也。言假人事以修之。識其一不知其二。落其內

164-1

而不治其外。一者天地之精。夫明白入素。本然者無。為復機。曰。然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女將固。驚邪。未見固宜其驚異也。且渾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識之哉。言非特汝不識。即。機巧不生。渾沌不死。入素復機。道心見矣。

諳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諳芒重復。茫諳芒者。不以言教也。苑風東方之風。義取。苑風曰。長養以爲牧民之喻。是二人者皆寓名也。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側目而。願聞聖治。諳芒曰。聖治。南華真經正義。天地。聖。

乎。不滿官施而不失其宜。官人施政。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洞悉乃順其所可爲者。而行。行言自爲而天下化。爲人而人自化。手挽顧拒。指揮。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德人。聖。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善。不思惡者。但以順人。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知。安。爲悅。爲安。但以順人。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知。所依。惛乎。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財用有餘。而。亡。意。惛。儻。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皆付之。此。謂德人之容。其可見。願聞神人。神人。教。德。曰。上神乘。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光。神上升而與形滅亡。見光不見形。而光亦若。照。照。者。虛明。致。命。盡。情。由。天。充。盡。其。已。發。之。和。而。歸。性。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而。人。事。皆。備。萬。物。復。情。其。心。來。復。此。之。謂。混。冥。混。者。合。爲。一。氣。而。直。上。方。議。人。間。世。外。別。有。地。天。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言德不及舜。故。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均治則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言。若。天。下。均。治。則。別。無。求。治。之。願。何。何。爲。計。及。有。虞。氏。之。治。乎。有。虞。氏。之。藥。瘍。也。南華真經正義。天地。聖。

滿稽至此。已悟無爲非治之理。且知有虞氏所謂治。者。亦第治其外耳。故又以藥瘍譬之。蓋瘍醫之所醫。病。之。外。見。者。也。禿。而。施。鬚。不。禿。禿。而。用。鬚。病。而。求。醫。焉。用。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也。修。進。其。色。焦。然。聖。人。羞。之。何。如。養。親。使。不。病。乎。此。蓋。喻。因。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處。高。而。無。之。苦。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相。友。相。助。而。是。故。行。而。無。迹。任。其。自。得。事。而。無。傳。行。所。無。事。故。不。傳。不。識。不。知。渾。渾。噩。噩。至。德。之。世。其。猶。至。人。之。心。乎。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三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天姥

天

11

隋以約其外皮弁以鹿皮爲之綳冠以內支盈於柴
桐之文也豎本以立綱也外重纏綴綳也綳者皖然在
纏綴之中而自以爲得身不能動則罪人交臂
應指交臂縛手也而虎豹在於囊檻檻圖亦可以爲
得矣。

失性之人。内外交困。見者惻然而身受者轉不自知。噫。愚或至此。眞終身不靈者矣。

道體非物。玄之又玄。世情用知用巧。皆惑而失性者也。能順其自然而以無心得之。斯德兼於道。而道合於天矣。○陸方壺云。此篇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章。細意推求。或正言。或反言。或喻言。或述古。

南華真經正義

天地

毛

或徵今。總是令人於無中覓有。不可指幻爲眞之意。認定此旨。則元珠在握。正不必於章句間強求其貫串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流通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流通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辟通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通以氣言。靜以心言。心有所注。氣即靜。而心不故眞。知道者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不求靜而自靜。非以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鏡通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準所以揆平者也。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曲靜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皆靜之意義。天地之平。上下各安其位。故曰平。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天

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休則虛。息則靈。故曰虛則實。眞空而實則倫矣。其中有倫理。虛則靜。靜則動。靜極動則得矣。自然而動。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而無爲則俞俞。俞俞猶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言憂患不年壽長矣。

道以心爲君。氣則服其寂者。心不止則氣不行。至人虛極靜篤。順其自然者而休焉。故心以定而生。樂恬身道妙見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明此以帝王天子之德也。明此以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明此以退

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鑒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五

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五

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

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名以此事上以此蓄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
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
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蓄下也昔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星

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
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
德而出靈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欲將所修之書藏於周之府藏子路謀曰由問
周之徵藏史徵藏藏名也徵藏史猶今之秘書官也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

老聃不許於是繇十二經以說老聃繇反覆也中其說
也曰大纓繇言太迂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
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
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病失言也夫兼愛不亦迂
乎言與道相遠也無私焉乃私也即所以爲私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也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星

仁義仁義力也偈偈用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亡之子擊鼓求之是速其亡也猶
治之是速其亂也意通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名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
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猶言求見百舍重趄而不敢息百舍
足起厚皮也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鼠壤糞土之中謂之鼠壤妹通未棄妹者
非愛人之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謂生於前而
木心也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正卻猶退聽也何故也爲

子所移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然
而不不知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
不謂之馬喻不仁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謂之馬也喻不仁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殃猶言又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服之行也言吾
行也此正毀譽不計之意士成綺雁行避影而行
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異
而目衝然突而額頽然高亢而口闕然自辯而狀義
然嚴毅似繫馬而止也神已坐馳而動而持強持而發
也機發則如察而審又詳審知巧而觀於泰而見於
外者有驕凡以為不信不實之徵邊竟有人焉竟
泰之色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聖

其名爲竊過境禁人窺伺有

有機心者不可與入道識神爲用則真性日消
固傳其狀貌而與其聲稱壽日婆心正爲此輩作
捧喝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窮於小不遺罔故萬物
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形耳目之類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鮮不爲世
夫至人有世撫有天下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
雷棟棟通柄者而不與之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
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之也賓禮樂以爲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於道體見得精自於世情看得微常人迷於幻相
目假爲真宜其神動精搖而去道日遠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知道之可貴爲書不過語止
耳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隨也意之
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不知道
傳貴其言因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
貴也當貴者非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
者名與聲也則此類耳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
以得彼之情者後即不可言傳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
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道

聖

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輪車輪扁匠人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
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精微爲魄精
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
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
入疾徐指輪斲言徐則疾疾則徐則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猶分寸
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仁至者德
待言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謂太宰未能
於孝有過而無不及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
故為此顛倒之說也郢在南冥山在北自北而
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南行至於郢則已過冥山
遠矣安得回首而望見郢以喻至仁故曰以敬孝易
則過於孝不言孝而孝已在其中也故曰以敬孝易
敬見於以愛孝難愛發於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
外故易以愛孝難中故難於以愛孝易而忘親難者不
自知其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忘我者忘親亦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使親覺四海之大皆兼
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忘我者使天下相忘
之使是真忘之至也道以推而遠進不覺其為我
至此則孝固不待言仁亦無可言也夫德遺堯舜而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七

不為也遺猶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
役其德者也役猶勞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
我何有於爵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至顯名譽
并焉何有於名是以道不渝外輕內重故不渝也
道貞夫一至無至有人能息心於此則煩惱火微光
浮雲變態舉不足以動其中矣北門姓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北門成間於黃帝曰咸池樂名洞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咸池樂名洞吾始聞之懼曉復聞之怠心驚
之野咸池樂名洞卒聞之而惑恍惚蕩蕩默默神不能定乃不自
得失其故我自始至帝曰女殆其然哉言不意汝竟
得失其故我自始至帝曰女殆其然哉言不意汝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而謂之吾奏之以人聲音本微之以天德順也謂樂
之行之以禮義義宜之建之以太清取聲氣之
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
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謂是註語誤入
四時迭起五帝配四萬物循生謂是註語誤入一盛一衰
文武倫經武衰作止也倫經武衰作止也萬物循生謂是註語誤入
陽調和流光其聲清濁相得如二氣和合蟄蟲始作
吾驚之以雷霆因以大聲震之其卒無尾隨之不見其
始無首迎之不見其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起斷續無定
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以變為常所常者故不可窮
南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七

辭一之地而未可遠得故曰一不可待文故懼也初聞至樂但覺音容
動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動靜相生與燭之以日
月之明往來相輝與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
齊一無不中節不主故常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之虛也虛也守神守神以物為量此極音樂之端端
則凡空虛之處莫不充周以人物言則塞於耳目使
人杜其聰明守於心神使人凝其志慮因物之量以
為量隨其所受而其聲揮綽悠揚其名高明中可指
而名者揚清闢幽故曰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位日月星辰行其
紀軌吾止之於有窮止乎其所流之於無止行乎其
行不于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非可謀慮故不能知非可瞻望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儼然無倚於梧梧而吟曰目誤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三句即所形充空虛若忘其身故曰空虛乃至委蛇四無着文委蛇故怠。因體之類故也故若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天命流行不已故若混逐叢生相逐叢生林樂而無形。林然共樂布揮而不曳然相生而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可窺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而莫得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復節奏所拘世疑之稽於南華真經正義天運

聖人。聖人太和在心故稱於聖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達順天機不張不翫而五官皆備官自於謂天樂無言而心說。聖心自然故有焱氏為之頌曰焱亦作炎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謂神農也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苞裹六極。苞通包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聲無形故無接。無接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情移神人於恍惚有若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若有鬼神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形氣情緩卒之於惑惑故愚情若無知。愚故道近道矣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理。理音示入道之序始言儼者作運量既儼然神驚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師魯太師金其名也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狗結刳爲也。巾以文繡。外也戶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蘇草也刈草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昧夢覺也不夢則已。夢必數昧。蓋精氣鍾於廢棄之物則更致他怪所謂妖由人興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商周皆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行昔之周道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傳轉也無轉移也。應物而不窮者也此喻陳迹之不足用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此喻違時宜時俯仰則無咎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橋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此喻惟能因時而變。故各適其宜也。今取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敝。習挽裂。敝。破也。習。舊也。挽。去而後嫌。觀古今之異。猶狻狙之異乎周公也。此喻不因時宜。故西施病心而顰。顰。通顰也。其里二字。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二字。其里之富人見之。富人之妻是而不出。貧人見之。貧人之妻是而之去。彼知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此喻不達時宜。但知法古是欲襲其美。而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日月推遷。江河日下。於古今異宜之故。反覆指陳。正為勞形休心者。喚醒塵夢。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聖 製作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中。不虛而失其主宰。則道以正而不行。外。無輔而難入。則道以真助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隱。伏也。真道以養氣為先。由中出者。呼吸之氣也。倘不足。受於外。則聖人亦不輕出。此氣矣。由外入者。天地之氣。以天地納於呼吸。此氣矣。由外入者。奉以為主也。倘不足。主於中。則聖人亦不遠伏。此氣矣。道之難學。又如是。明乎此。則知進火退符。非恆情所能喻。宜其有不可獻。名。公器也。人所不可多取。多則仁義先王之遺廬也。廬。猶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親而多責。以之自見。必多譴責。此蓋言名譽仁義。皆無與於道也。古之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至人假道於仁。假借託宿於義。託寄以遊逍遙之虛。恬淡無欲。游德食於苟簡之田。服食元氣。可迷生也。立於不貸之圃。治人事天。莫若高也。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於和光同塵之中。別有性命者。如此。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動之則悲。貪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於道一無所見。惟於幻視。是為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世情以為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大變正人之器。而道之在我者。不隨世故。為轉移。故曰正

者正也。因其所當正而正之至人本無心也。其心以為不然者。若不能以至人之心。天門弗開矣。靈府閉矣。

至道之精。奇真莫不可以言。語傳不可以應。見。測能游心太虛。積精累氣。以得其真。斯出日入月。呼吸之間。而天門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聖

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喑。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

正一六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南華真經正義

天運

聖

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僞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忤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臣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執通以奸者七十二君。奸通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也。鉤取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抑道之本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之則必為彼所笑。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譬則人所踐之迹耳。

吳縣黃興元校

雙麟齋藏書

僊乎與化爲人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此喻大道不在相迹夫白鴉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此喻水鳥眸子不運定睛注視也
而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此喻雌雄相誘
爲雌雄故風化萬物各以其類自爲雌雄故能相誘
而各以神運以示因物付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真
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變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
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
鵲鵲交尾而孕魚傳沫生不交但傳沫而細要者
化爲已子此化生者有弟而兄啼有弟則兄失乳
久矣夫且不與化爲人不能與道不與化爲人安能
前華真經正義天運

化人夫交尾傳沫及視爲已子物類各有所宜有弟
物而不順其自然老子曰可且得之矣

陰陽運行皆以道爲主宰而入道有序則以不知

不識爲始基求道者竟有於無須索之迹象名言

之外因其自然有定而至無定庶幾變動不居僊

僊乎與化爲人也

南華真經正義

宛平陳壽昌輯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峻刻其意，離世異俗，高論怨譴，謂也。高世也。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非世也。枯槁，枯槁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或遊或居，隨在皆學，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言閒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一出一入，吐濁納清，也。熊經鳥申，若熊之攀樹而引氣，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名而眾美自不能離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特舉聖人以見得此，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真者，惟此。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平定也。謂定也。故曰聖人休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二

焉。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也。襲，侵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以心性言，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波，流動之意。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知者，私心之爲。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心於信矣而不期。無心於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天一生水，水之得於天者，其象如此。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象水之平，悒而無爲，動而以天行。象水之清，靜一而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吳劍名。越，越劍也。皆栞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神鋒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名，其名爲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

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二之精通。合於天倫。此
則妙與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精是則神。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
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虛無無為。性功也。養神貴精。命功也。性命交修。道
不遠矣。

南華真經正義

刻意

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繕性

繕性於俗。繕。猶治也。通貴率性。俗。學以求復其初。意
思以求致其明。愈思。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以知養恬。不用慧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
者。生理。夫德和也。道理也。和理。醞醞。德無不容。仁
也。非為仁。而道無不理。義也。非為義。而義明。而物親
仁。至忠也。不言忠。而中純實。而反乎情。得其樂也。不
言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謂中形外。而禮也。禮而
自和。理中。出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後世製造。忘
而天下自。彼正而蒙已德。欲人各正。而才德則不冒
不足。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則致亂。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混沌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援。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
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物
至一也。故逮德下衰。及堯人伏戲。始為天下。為治。是故
順而不一。使人知順帝則。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
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而己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
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源也。渙散朴。離道以善。善

適適以於美故善見險德以行行者達性以趨動故
而道之自然者雖險德以行行立而德之安然者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性天人心心與心識則心知而
不足以定天下雖還其私知究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
道交相喪也世風浮蕩廢棄無爲之道道術紛更變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道喪則有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喪世則皇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
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使然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華真經正義 緒性 五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
乎天下則反一無迹而轉移無跡不當時命而大
窮乎天下則深根宣極而待宣極者培其發生之本
俟而適之以觀其復此存身之道也以存身即古之存
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以恬養知不以虛
不以知窮德以知養德不以無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危然也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大德固不小
識大德然猶又小行傷道傷德傷道所謂微故曰
正己而已矣道之真以治樂全之謂得志樂無不全
身也存身而身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
存其志得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至樂活身無可加益樂至今
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
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
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謂軒
冕與窮約二者之境不故無憂而已矣有終身之樂
同其自得之樂一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
不荒也非樂之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
置之民其蒙蔽是以倒置
塵俗勞形去道日遠樂在軒冕憂在性命矣蒙蔽
之民倒置之民皆天之戮民也循天以求志其惟
南華真經正義 緒性 六
深根宣極者乎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黃河也涇流之大涇通兩涘渚涯

之間也渚涯也不辨牛馬遠而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也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

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

目欲容觀望洋向若而歎若海神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僅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不以所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始信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七

龍古拘於虛也虛通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

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

之尾閭海水出路在百川之下故不知何時已而不

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

數大不可限量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

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

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壘石計中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稗草似稗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海中人卒九州卒盡也人處一焉

之人計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所生所通人處一焉

九州之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

內之中國因計及中國之人五帝之所連謂以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任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自多則

大矣○第一次問答義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

毫末可乎為大矣因欲即大者大之小者小之以昭

南華真經正義秋水八

也北見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各有局量時無止各

止期也無常人事終始無故大化是故大知觀於

遠近遠則大者亦小故小而不算大而不不多各足知

量無窮知於大之外更有大證今故鼻明也今故

故選而不閤可致而撥而不跂不以近可知時無

止知由古至今者又將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

禍為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知始必有終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過百年

後則不可以歲月計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小者未必極其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大者未必極其大。○二次問：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外無是情乎？又舉至精至大者爲同，蓋其心猶泥於大小之跡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故謂其無形。夫精小之微也，小之微者曰精。垺大之殷也，大之盛者曰垺。言小而又小也，言大而又大也，殷故異便，此勢之有也。由此觀之，大小之異便其勢有如此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既有精粗，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今精曰無形，非真無形也，但有形狀。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曰不可圍，非真不可圍也。但大之盛而數有所不能盡耳，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總之可以言，精粗之別非其至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至於不可言論意察，則真無形矣。是故大人之行，大人蓋能體無形之道妙者。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純是生意，卻不以仁恩自多。不動不爲利，不賤門隸，惟道是求，不以賤役爲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於世無爭，亦非故爲謙遜。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污，事不假力於人，亦不重勞乎己。賤食污也，行殊乎俗，不多辟異，冥心獨往，然非自炫說奇。爲在從眾，不賤佞諂，和光同塵，若無嫌於附和。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

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俗執是非故是之不可爲倪。互爲大小故細。曰道人不同。不若德不得。不見。大人無己。無我。約分之至也。約分謂將分量斂之又斂以至無所謂同無所謂得並無所謂己。譬天下若大若小之類皆無可舉。似卽所謂不期精粗也。而道之超乎形色者見矣。○河伯曰。若物之三次問答義在遺跡觀空以精其詣。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達前旨言果不期精粗則離形以觀物又從何處區別其貴賤大小乎倪者物之見端蓋取以爲區別之義。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言貴賤無常無事區別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此言物之差等在大小而大小實以相形而見物非自大非自小。而小者以凡其大亦因而大之但使所形者差小則無物不可謂之大物非自小有大者以形其小亦因而小之但使所形者差大則無物不可謂之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暗矣。其實大小無常若於大地爲準則亦可也於小之中極言其小雖謂毫末爲邱山可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物各有其用也。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物各有其用也。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實無知無當與之無事不可謂西有西乃以名東相反而不可相無功用之所屬並不能定其果孰有果孰無也。明乎此則凡功用中無常之以趣觀之趣志因奇亦無事區別而可以頓推矣。

十一

南華真經正義

三

三一九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清輕言察乎安危言安寧於禍福言安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天主人在外人順德在乎天德之得於天者為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知則其行一本於天道故能常無失也得踴躍而屈伸踴躍者若御若前反要而語而無失也和光同塵而能自反以得其樞要動不乖和極亦語不乖和莫非虛通之極則此惟知道者能之河言道不足貴邪六次問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落通穿牛鼻是謂人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三

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有心曰故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守此三者乃能性修反德德至而回於初也七次問答義在深根豈獨以全其天道之效七問七答精義層出語大者入道之基反真者得與憐蛇變一足之蛇憐蛇足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憐之速也愛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踰而行行下現子無如矣言世更無如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其如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為珠為霧細然而下唾強使之然至如珠之多如霧今子動吾天機自然而之細則又隱喻其萬足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我亦任天而動耳安用足乎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見之形像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蓬蓬然而似無有並無形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信如然而指我則勝我銷我亦勝我銷通銷也惟無形似於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古

此證無以人滅天意也凡物之動各有天機而不離形似惟風並形似而無之純以天行斯為大勝彼猖狂於人為者徒役役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至於心目二者運行尤速然以近在吾身故不可言而喻人能於心目之間求得其大機則更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矣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宋當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知無得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止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固之虎

此證無以故滅命意也夫臨難不懼遺死生矣兩何命之足言蓋聖人謀其真知以求真道雖險阻盡應而志氣不衰其謂命有所制者非制於天實制於己也至人事之窮通則皆視若浮雲而以無心付之耳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能合能離操縱自我然不然而我不謂然可不可而我不謂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茫然自不知論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五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喙口敢問其方敢問是何方術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井也埳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井幹井垣也入休乎缺甃之崖井中累甃曰甃甃有缺處故若崖也赴水則接腋持頤赴水則以兩腋拍水而蹶泥則沒足滅跗足背還科斗科斗蝦蟆也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時止也此亦至矣其樂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不能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告告龍以海之大夫千里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六

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崖岸夫不爲頃久推移頃頃刻也不以多少進退者多少謂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竟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真以口是猶使螳負山商蚺馳河也商蚺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利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毗黃泉而登大皇彼謂莊子毗謁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淪於不測也釋然達於四方而無西無東南華真經正義

此與下二章皆證無以得殉名意也戰國好名之士競以口辯爲先不務真修而徒誇虛譽是求得而轉失也故首及之以爲殉名者戒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楚王威也。曰：願以竟內累矣。竟通境。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山笥藏以巾也。笥，此龜者。蓋其死為留骨而貴乎。蓋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國尊為殉名者所執。慕故又以此證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鵩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非醴

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嚇，拒物聲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梁，橋也。莊子曰：儻魚出

游從容。儻，魚也。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

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言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詰也。子曰：女安知

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言子明知我能知

魚之樂故如是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也。我知之濠上也。我遊濠上而樂則知也。此語反其真意也。常人迷失真性。每至憂患相尋。深固惟能自得其樂。故能知魚之樂。夫魚之相忘。於江湖。猶人之相忘於道術。觀物觀我。妙契真機。通貫而通。洋洋乎得大自在矣。

至人訪道精益求精。時命不計。名譽不爭。昏昏默

默。惟希自適其樂而已。昔鐵腳道人。和雪嘯梅。而

讀此不輟。其殆別有會心者乎。

南華真經正義

秋水

六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者樂之實
際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實
至樂活身之理但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知人之趣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以此能招所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本冀養形反以傷生
計亦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
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為同位計也其為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亦未之不樂也。云不樂者言耳果有樂無有哉。言不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
樂。至樂無樂。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樂苦不明故
然無為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為者有樂無樂。雖
身一樂事。唯無為幾存。可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
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生。芒乎芴乎。芒通荒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
象乎。即天地之分處。無為則清寧有常。萬物職職
多皆從無為殖。生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有
地如此。在人可知。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人能無為則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三

若之何。舍身以求樂。者轉以無為為苦哉
大道活身。斯為至樂。世人狃於俗見。其所樂者
貴皆甚苦者也。苦樂不分。去道遠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箕踞
凡上其狀。惠子曰。與人居。長子也。有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
也。我獨何能無樂然。樂通察其始而本無生。生謂知
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於巨室。偃息也。偃然而寢。以天地為而我嗷嗷

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妻者偶也。莊子之喪妻。猶南郭之喪偶耳。誠盆而歌。非即心如死灰之證乎。

支離叔與滑介叔。忘心皆寓名也。觀於冥伯之丘。

死者之稱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黃帝所俄而蓋累墓所在。柳樹也。柳多腐腫。其意歟。然惡之。

柳生其左肘。故以爲腐。柳之腐。其意歟。然惡之。

不安。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

假借也。人以四大假。假之而生。生者。身又假之而生。

之類。塵垢也。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其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以假合生。自以幻化。滅不生不滅。黃帝之所休也。能得此大休息。則色身之生滅。不足言矣。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以馬捶。

擊也。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

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

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

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

言。凡也。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

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

膚反子父母妻子。問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嗜。盛

顏曰。嗜盛皆愁貌。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

之勞乎。

極言死者之樂。所以明生者之憂也。人能於生之

時。求得其至樂。活身之道。其庶幾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文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積

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言管子之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各成其性。形

安於天。而各適其宜。此蓋有

一定之分。不可損益者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

之道。而重以楚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

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之惑。則死。將加人。且女獨不

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人爰居止。魯侯御而觴

之於廟。御通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

視憂悲。不敢食一櫛。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

之深林。遊之壇陸。水中沙澗曰壇。浮之江湖。食之鰭

鱉。鰭鱉皆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鳥俱彼唯人言之

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譏譏。咸池九韶之樂。張之

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

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樂聞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名止於實。不沒其義。設於適。不違其宜。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蓋謂條達通達。以人養物。且當酌其宜。知在事君。凡事君者類然。而況其真乎。

列子行食於道從。從旁也。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

唯子與女知。與汝也。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養心不定。我詩。子果歡乎。言不以死種有幾種。

得水土之際。水氣土氣。則為黿蠃之衣。也。生於陵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足之根為螻蟴。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鵲化為

為蟲生於窟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鵲投

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餘

斯彌為食醯。斯彌復化。願輅生乎食醯

黃輅生乎九猷。黃輅之蟲又從九猷化生。黃

脊生乎腐蠅。黃輅之蟲又從腐蠅化生。羊奚比乎不

筭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比連於久青寧。生程

程生馬馬生人。程或謂蟲名。或謂物之別名。郭註謂

經言。始謂蟲臂。鼠肝。蛇之造物。百昌既反於土。則由

吳而腐。由腐而化。成於所遇。以形相禪者。復轉禪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生。若人之餘氣。可化為萬物。萬物之精氣。皆可化而為人。事至變而理至微。能會其通。自可無泥於名物。人又反入於機。機者陰陽摩盪消長之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能不出不入。斯

氣化形。神。假合不窮。顛倒累生。死生皆幻境耳。舍幻求真。須知別有不死不生者在。

大道無為。活身其效也。能遺棄死生。一念不起。是

無為始基。能超出生死。萬變不逾。是無為定境。至

無為而無不為。則其身常存。其樂亦未始有極。固

非特犯人之形。而一得自喜者比也。蓋道力勝而

氣化無權。邴邴乎先萬物而誕登矣。

南華真經正義 至樂

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三

具志不分其神自合不學承蜩而學承蜩者之專則道也進于技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津人操舟若神使捷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拍於水曰游好游者數習則能所以云可學也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没人能駕沒於水底者不待見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

南華真經正義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穀養其外而病

天

後者而鞭之有性命所後矣故急須療向所也威公曰

共利。以畜精神。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高門，大家門。縣簿，以蔽小家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顧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

三四七

於內無出而陽者向外之義
 柴立其中央若竊木
 中則亦無所謂後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功全德
 備爾至人矣身名俱泰何患之有
 險阻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勿相戒必盛卒徒
 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為畏者枉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患之
 者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祝之官玄端禮
 服牢豕室筴音策木柶也
 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禴女日禴十日戒三日
 齊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俎胾醢之俎也
 女為之乎為菹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半筴之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无

南華真經正義

遠生

无

中錯置也。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豚通羣。書師也。搢通編。或車也。聚取積也。僂通莖。音柳。栢之結飾。以木。常栢而致。仰於外。故曰聚僂。且蓋謂常人生死不顧。但使不失富貴。則爲之。豚。據聚僂榮死之具。死而不顧。但此處爲。與祀神之牲。高隆。雞。俎之上。事正相類也。爲。終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義者何也。此言悲之明。學生之功。不容偶廢。傷生之處。不可不防。蓋養生者。取諸益。遺生者。取諸損。世人昧於養生。非偏於內。即偏於外。具不能道諸生之故。則又以租席之上。飲食之間。軒冕之尊。念茲在茲。不以爲畏途。而指

桓公田於澤管仲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諛詒神理不安兩譌語也數

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神攝故也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忿滯結也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常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才處沈才雷有警戶內之煩壤黃陰後積土處也雷靈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有水有罔象上有崇山有夔野有方皇亦作仿徨澤有委蛇委蛇雷靈罔象皆鬼物之名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故問委蛇也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轂居輪之中人其長如轆轆車前曲木紫衣而朱冠其爲

南華真經正義

遠生

平

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
也。桓公戰然而笑曰：「戰然大。」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見怪則病生，不以爲怪則病去。怪者心之魔也。常使此心見如不見，則道日進而魔日退焉。
紀消子爲王養剛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已可曰：「未也。」
方虛憍而恃氣，虛憍客氣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嚮通響，聞聲視影，猶動心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除
未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聞他雞之鳴而
不爲之動也。望之似木雞矣。精神既定。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矣。

強而實

子觀

十

一丈

之流並

下岸

4:12

成乎

之道

卷之七

安令

以熱

從水

變通

九
十
器

以	以
以	以

飯米

心齊

取非書

南華真經正義

之所

即前
雕至

野稷

也。莊

百遍

出而不

華軍

力竭

可以

一售而

之商

不覺

外從

忌適

謂適之

七、謝

三一四九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姓慶子字也。扁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通送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明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茫然無道。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爲道日損。而不自矜。今女飾知以驚愚。飾知以驚。修身以明。人之愚。修身以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道天於弊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言茲露如被道。宜招禍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何罪之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自止浮之江湖。任其食之以委蛇。任其自食。委則平陸而已矣。陸道也。言

平常之道。以鳥養。今休歎啟寡聞之民也。教小人也。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非平常之道。譬之若載驪以車馬。驪。小樂。鵠以鐘鼓也。鵠。小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傳道者所爲長太息也。下士聞道。不笑則驚。無以益其明。而適以滋其惑。

精氣神三寶。闢發無遺。是參同悟真之嚆矢也。長生久視。道盡於此矣。

南華真經正義

達生

西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雁而亨之。亨通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
鳴。請笑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
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間。有材而不以材自見。所謂材。不材之間也。將者審度之詞。材與不材之間。
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非道也。故不免於

山木

11

累蓋累於不能無心也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
 榮辱兩忘一龍一蛇屈伸自得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
 下以和爲量上下無常一循乎自然浮游乎萬物之
 間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通乎鬼神造化之
 指息而不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若夫萬物之情私人倫之傳常人所傳習者則不然合則離
 有合則有離成則毀有成則有毀廉則挫見挫尊則議有議
 爲則處爲此必賢則謀思其賢不肖則欺知其愚胡
 可得而必乎哉由是言之則材不材皆不免於累悲
 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外更無樂地

村不材皆難免乎世惟至人純任天利得大自在其所謂浮游乎萬物之祖者其卽逍遙乎無何有之鄉者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人不知。無由乘其饑渴而餌之也。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胥相也。而求食疏遠也。焉定也。鎮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列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集

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
爲建德之國奇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
欲知作而不知藏作耕作藏蓋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
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
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
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
荆謂眞欲使之南越也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
自卑而與物化道足載以行矣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
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性淡泊則內養足也君

其涉於汭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超然物外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謂爲人所仰賴者也則必憂人之憂故堯非有人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累不有除君之憂不見有於人而獨與道游於大莫之國大莫猶廣漠以上皆所謂虛已而游也方舟而濟於河方並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偏狹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張開也歛收也呼他譁開收攏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三呼邪邪著力之呼聲也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向也虛而今也實實故怒也然則虛之爲用妙矣人能虛

建德之國天莫之國。卽道德之鄉也。其要在虛己。致虛之極。去人日遠。去道日近矣。彼第視爲防害計者。於此尙隔一塵。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之則以爲鐘。以爲號齊其名也。爲壇以祭。因爲鐘。爲壇以祭。因爲鐘。下之縣。鐘架有兩層。故言上。下之懸。蓋編鐘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慶忌

大夫也。曰。子何術之設。言此三月之中。朝夕從事勞神明之地。毫毛不損乎。想因見其亦甚矣。子果何術之設。而使從容。嚴事殆不動心。故發此問也。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純任自然。抱一而已。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言此外別無方術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言此所謂方術者。皆雕琢性靈之具也。吾方欲入於

朴。旣琢之後。復還其太朴之自然。更何術之敢用哉。

侗乎其無識。不起意也。儻乎其怠疑。不急趨也。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也。送往迎來之時其意境如此。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梗頑也。曲傅柔順也。曰從曰隨皆任之之意。自窮者在我既因而任之。在彼轉若出於不得已。而有以自盡也。奢之行其所聞。而不以術見者如此。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有大塗則益無待於設矣。大塗猶大道也。奢既自其非術而又不敢以道自居。故謙言如此。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太公大夫稱任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其名也也。

管言不死之道。謂誠言不致犯患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意怠也。其爲鳥也。飮飮狶狶。皆弱飛者。而似無能。引援而飛。羣飛。追脅而棲。羣棲。乃棲。乃棲。追脅而進。羣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從容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糝。飲啄隨行。是故其行列不斥。斥如斥候之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以上言無以不羈其能故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一皆才之害。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終隳。名成者虧。終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功名藉眾而成。而已無與焉。道會其通。禍自

窮時未敗，得行而不名，遠德遠非以虛聲處也，純純常。常一其心，乃比於狂。如猖狂，削迹招勢，勢形迹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聲聞。子何喜哉？何喜於自。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赭褐，布也。食行栗，屬故曰行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世路顛危，聖且難免，其他可知。然必如意意之謀，生亦苦矣。雖與人間，何若鴻冥的然，世有抱不
死道者，吾知更在東海之東。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兗

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假國。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布。赤子之布寡矣，身價遠，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翔佯，猶徘徊也。絕學捐書，弟子無抱於前，其愛益加進。無可抱取於前而真意，異日桑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庠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冷，曉也。謂以真，女戒之。』」形莫若絲，緣因也。形之動，情莫若率，率情之發莫若絲，則不離。不離，率則不勞。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何學與書之類皆是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

南華真經正義 山木 兗

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殺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姦氏之風，神農之有其具而無其數，有擊木。有當於人之心，雖無節奏音律而開爽合於人，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廣已，謂恐其高視於我而不在規矩之中，愛已，謂恐其切念於我而有動於性情之際。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天損只妄之便是受故易人益難去之方是不受故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於今爲始者在天同此無天同此無夫今之歌者其誰乎悟徹天人之故則不涉矜張亦了無憂苦回未能忘情於我之歌回抑思今之歌者曰敢問果爲誰乎蓋言猶是不受損益之故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言與之偕逝行之大數運物之泄也發泄難已者臣受君命之謂也吾惟順化與爲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謂安之便是無受天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達也初達之爵祿並至而不窮時卽四達而無不利

人益物之所利。然不遇借外物以爲利。乃非己也。於性分無與也。善命
如此物之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
竊。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君子賢人之
方是無受。故曰鳥莫知於鵲。也。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不待周徧審視。雖落其實。口啣之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襲入也。言入社稷存焉爾。社稷以祭土穀之神所以謀生
養也。言但以暫時託居。生養在此耳。春來秋往。非常
處也。彼貪爵祿而戀戀不已者。眞鵲之不如矣。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
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
者。不知誰爲繼禪之環。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
正而待之而已耳。會之際我以爲方來者轉盼而又

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又不能全其天。
 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然體其日逝者以終其身。
 此所以與天一也。上下同流。神明默矣。
 於造化推行之故。勘破真源。則人世遭逢。不啻電
 光泡影。尚有何物足爲我累。天人合一。妙契自然。
 所謂體逝而終者。非謂隨波逐流。正所以盡性至命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藩也。謂
 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國。一。感周之類。而
 集於栗林。感。觸也。栗林。栗木之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
 遊則不集。於。目大不覩。覩。則不。蹇裳躃步。疾行。
 林。殷。廣也。目大不覩。感。人。類。蹇。裳。躃。步。也。執彈

而留之。留伺便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執翳謂持之以自蔽者蓋欲乘蟬之不見而取之也。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失其常性故不逝不覩。莊周怵然曰。意。通。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二者相類故相召由蟬而類推之相召者無窮相累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虞人掌栗也。許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二月當是三月。藺且從而問之。藺且莊周弟子。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見雀之異形執曉守之以伺其便。意注神迷幾不知吾身之何在矣。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濁水喻物欲。清淵喻道妙。且吾聞諸夫子曰。夫子謂老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忘身之犯禁違

俗異鵲威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遠於外誘失其本真栗林處

人以吾為戮致虞人肆其誚詈以吾所以不庭也

人於方寸之中偶萌一念便有無數倚伏之機利

見於前善乘於後相召相果轉轉不窮即森鳥以

借觀其顯焉者也正以輪洗心之不易耳

陽子之宋陽一作揚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彼自以爲美吾不知其美也

其惡者自惡彼自以爲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不自安往而不愛哉

人人有一我見機歸中夫道乃日以遠此見一

除則弱志虛心無入不得天門從此開矣

南華真經正義山木 望

塵網彌天憂患百出志道之士必於此關參破方

能安身立命悟入性真譬海上之有神山欲造其

巔先求航濟否則烟波淼淼嘆渡無人雖復方丈

蓬瀛羅列彼岸其如可望而不可即何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名稱道數當

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

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居東郭因以爲文侯曰

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

而天貌雖人而虛緣而葆眞虛已順物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也言責使人之意也清而容物物

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
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
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蓋徒知師說諫言是以
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
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目擊之而已亦不可以容聲矣不待以容聲測
以測之也

目擊道存以真遇真故也俗儒那得知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聖

亦馳此喻述之夫子奔逸絕塵瞬息千里蹄塵無而

回踵若乎後矣其跡若可謂其神不可及也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

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此即亦步亦趨亦馳及奔逸絕塵而回

踵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期人信之不比而周

人親而無器而民蹈乎前不設規矩而不知所以

然而已矣欲從末由仲尼曰惡詞可不察與夫哀莫

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陽氣盡則心死所謂近死

而身亦旋亡故曰次之言外有死日出東方而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此從也從日之東有日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存亡猶
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物之生死一視乎陽
出入為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不化猶
而動感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能預識盡期
然其成形但見和氣薰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王以是
日徂知命之不可知也未由規畫於未來故曰無一息
曲示所以奔逸絕塵之故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與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
也挽留無術伊可哀矣夫子語回之意蓋勸其遺跡
取神及時征邁否則過此以往與日俱往吾之為吾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吳

更不能緩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但明於吾所顯著
以待汝也彼已盡矣彼所著者已過而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虛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
亦甚忘服者思存之謂言吾與汝本無雖然女奚患
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夫由故成必惟能於
不忘處體認則雖奔逸絕塵終當相及何必有
乎後之慮哉此又於不易及者示以求及之方也
惟恍惟惚大道之真非幻相亦非粗跡學道者急
起而直追之曾之觀人走馬瞬息已過而其人
聲首笑貌已惡思默識於心是於相忘之中別有
不忘者在也於其不忘者精以求之斯道之真境
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乾散也熱然

似非人。然不孔子便而待之。便聽其自便也。少焉見曰三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掘通木不物貌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物之初。即元門所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
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辟卷不嘗爲女議乎。其將且然。
而未必之詞。言姑卽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其近。似者以擬之也。陰陽互爲。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天赫赫發乎地。陰陽互爲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維也。稱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
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然。皆言物之
南華真經正義 四子方

也。夫孰足以患心。得一以真。天君自奉。已爲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
心。假借也。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脫免也。謂皆不老聃曰。
不然。夫水之於汴也。汴澤無爲而才自然矣。自然至
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物自若天之自高
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
曰。且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酒中無所見也。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初者道之真元。宗者道之真宰。人苟得之。則貴在
於我。物莫能離。至美至樂。視軒冕如泥塗矣。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問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方也。緩佩玦者。緩五色絲繩穿玉玦事至而斷。君
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公固以爲不然。言公如不信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
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
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
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
一人耳。可謂多乎。
舉魯國而儒者一人。真道之難可知。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井是也。故足

罰祿死生。不入於心。皆以完其真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受謂受命也。舐筆和

累在外者半。在外謂猶有在舍外而不卽入者皆極言眾史之迂緩矜持也。有一史

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儻儻舒問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

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般。槃也。箕坐也。露其形也。君曰可矣。是真

賢者也。

道之眞以持身裨其眞則如如自在。蓋史其易見者也。

南華真經正義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而其釣莫釣又假意不

魚在非持其釣。不是執釣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即不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

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

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通髯乘駿馬而

偏朱蹄。馬色不純而蹄偏於赤。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謂此夢兆乃先君王靈神之所

致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

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未嘗變一法。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

命三子三和方且及一瑛朴青

羣不德長官者不成德不自解樹黨不敢入於四竟對
解四斗解十斗恐大小異式故不列士壤植散羣則
敵入境也○皆無爲而自治也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

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孫月峰曰三句疑是註語文王於是焉以爲

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

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以示有心爲政。則政不可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

仲尼曰。默。安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

直以循斯須也。特循一時之耳目以成人之力心普萬物而實無心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臧丈人蓋善全其真者。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引引弦盈貫謂盈滿也措杯

水其射上。前手直而平可置發之適矢。一矢復發。

矢已復在香將放也香以朱草爲之所以方矢第二

復寓第三矢又已寄在弦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

偁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黃與女登	在室上。豈言其便捷也。霍力則猶參人也。如木
---	------------------------	-----------------------

高山仰止。景行^止而止。樂只君子。德音^止之。於乎。不勝^止之思也。曾

高山頂危石_臨百仞之淵_背。逡巡二分垂在外。自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遙巡足二分垂在外背

崖岸二分垂在空際境之至危者也 擯御寇而選

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放之意。神氣不變。女怵。

三一五八

然有怕目之志。心怯故目動。爾於中也殆矣夫。

不射之射射之真也。至人守氣凝神其效如此。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栩栩

以踵之證也。息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御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

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

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

彼邪亡乎我。若在令尹在我乎若在我與方

將躊躇方將四顧。思遠矚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至

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

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介礙入

乎淵泉而不濡。濡濕處卑細而不憊。憊病充滿天地

既以與人已愈有。

孫叔敖少得真常之旨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凡國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頃

之問。三傳國滅蓋楚以凡國弱小凡君曰凡之亡也

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不足以喪吾存。吾所存者真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

真存者無一亡也真亡者無一有也存亡在我豈

以國哉。萬物皆幻相也。惟道爲真能與道合斯真人矣。

南華真經正義

田子方

至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知識也。登隱弁之邱。知本不足。然北者左方玄水者左地隱弁之邱者隱然弁起似有邱而無邱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遺妙也。人而適遺無爲謂焉。妙本無爲無謂也。知謂無爲謂曰子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服事何從何道則得道也。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白水南方皆昭著之處求之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登孤閼之上。疑數閼也。而觀狂屈焉。猶狂放屈不拘。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慢應也。予知之將語若。無爲謂之渾也。中欲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言而忘其所欲言。名言也。知不得問。反於帝宮。帝者主宰之宮。見黃帝而問焉。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寓言方寸也。中見黃帝而問焉。言求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與狂屈也。其孰是邪。問者黃帝曰。彼無爲謂真知也。道之狂屈似之。合道。我與女終不近也。以不知。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道德純任自然致之至仁可爲也。仁主愛物。義可虧也。義在裁制。禮相偽也。禮尙更相。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已落形。欲復歸根。欲反於未生之前。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如圓果之落。孰知其紀。是死復萌。其綱維始得土復萌。孰知其紀。是死復萌。其綱維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若果有聚散而無窮盡。則雖或生或死。此氣常存任之可也。故萬物一也。本無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奇而生爲神。其所惡者爲臭腐。腐而死爲臭腐。復化爲神奇。得氣也。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通天下之生死故也。此一氣爲之耳。聖人故貴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一。惟聖人實貴此氣。故能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終於無言。妙論也。以視狂屈。未免又多此一問。大道渾成。參不得一毫知識。有心即乖。開口便錯。惟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自然元珠流露。活潑發地。於虛極靜篤之際。放大光明。絕不與諸緣作對。所謂一也。得其一萬事畢。此即知者所以不言之故。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氣候明分。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聖人者原不須擬議。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被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言即天地之化。觀之。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此異象。卻下測其所。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但見日變月異。萬物更無盡時。扁音。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大無外。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一升一降。而存。沛然不形而神。神所係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道者自本自根。觀於天而益見。人能以自然者法天。則歸根爲不難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神一女神。天和將至。則神和。攝女知。一女度。氣神將來舍。則神歸。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此發。女瞳焉如新生之憤。瞳焉無知。而無求其故。無庸推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真。知迷於幻妄也。不以故自持。有心媒媒晦晦。也。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然未可以直得道之真境。所以使人復其真。而示道之悟境。更以使人開其悟。或睡或歌。皆妙諦也。而妙道於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是乎傳矣。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善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委者遺。順之意。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蛇也。形相得。故曰蛇。言此皆天地遺順之委形。而選推之。皆以發明汝身非汝有之義。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不期然而然者。是持屬手。味屬口。三者又即身中小體而言。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此言一息則將不得行。不得處。不得食矣。又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焉知所往。所持所味乎。由此類推。舉凡附在吾身者。更何者可得。據爲有邪。大道非有非無。執者此道以爲已有。便不是道。佛書云。人法雙忘。乃成空。到此西上微言也。不意早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寡聞。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搃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搃。雪。其舊也。夫道官然。難言哉。將爲女言其崖略。官然。深奧之義。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此先天者。性形本生於精。此後天者。命而萬物以形相生。生形相。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物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不知所歸。四達

之皇皇也。大通博博。邀於此者。邀此謂道也。

四枝彊肢。通思慮恂達也。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

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又純任自然。此其道與。道本難。

提議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常人之博辯其詞。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與道中之知慧。

聖人以斷之矣。定議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道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深大莫測。故為則君

子之道。彼其外與。以視君子之有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蓋所謂不匱者。物自外者也。此其道與。言此乃天地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譚乎陰陽之際。處於天地之間。天地

之分。直且為人。彼直姑且將反於宗。完將遊於自木觀

之生者。暗醜物也。暗醜。聚氣也。言人生不。雖有壽夭。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同在

中。又何足果。藏有理。本實草實。各有入倫。雖難。雖不

分。是以相齒。其所以相序。次聖人遭之而不違。順其意。

必過之而不守。無留戀也。調而應之。德也。因物以爲

應德之及。偶而應之。道也。應道之純乎天也。以爲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即帝王山是興起亦以此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中。之尤日所照也。忽然而已。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生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外。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

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

物曰。人類解其天骸。墮其天表。表。衣也。衣曰表。衣曰

之墮。猶紛乎宛乎。紛。紛。宛。宛。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即道家尸解之說。以上言生死無不形

之形。已化而生也。形之不死。又化而死也。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均此

之言。而無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則不

相辭。不若默。道不可問。問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塞。塞

南華真經正義知北遊

萬物形相相解。無往非道。然可見者。道之粗。非其

至也。惟能不相解。言說不參色相。寓於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者。躬身求之。庶幾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者指其

何其下邪。曰在梯稊。皆草之似穀。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道無在。無不在。言在已非言期。更談莊子特即下者

言之正欲由此引伸。以開其悟。東郭未達。故顯而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

履狶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猶行家

也。每下愈況。況。況。比。比。之意。言子之不應。以問時先有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以無窮無
亦無名。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
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則意
得而忘言。知之外矣。與道爲二。故屬外。於是泰清中
而歎曰。遠歎也。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
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
名。無始曰。請舉又。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
道者亦未問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可無問問之。
是問窮也。所謂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所謂門以無內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空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見崑崙至高過此然後
道體虛於虛無。而體道以爲虛。虛實而得內修
未至終日談元談妙。總屬頑空。不過乎崑崙。則不
游乎太虛。益見委務積神。上通九
天非激厲至精不足語斯語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問者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
得問而執視其狀貌。執通官然空然。無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
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有無無質。是道有歸空而
未能無無也。尚未能合。與質屬然。及爲無有矣。
未能無無也。則我猶在無。何從至此哉。何從至此哉。
字之內是爲無所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此哉。

虛極靜篤。有無俱遣。有然空然。如是如是。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衆
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有守者不妄
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
用之者。技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善其神正以
用故能長。而況乎無不用者乎。況此以不用爲用之
得其用也。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神固無往而不用者
乎。物孰不資焉。資不用以成其用焉。
之至神其孰能用與。此物而物莫能離。非天下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知。古
猶今也。言未有天地其時古矣。然自古至今其所以
南華真經正義 知北遊 空

再求失問而退。雖少有領會。神說
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
昭然。解今日吾昧然。迷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
然也。神者先受之。靈光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
求邪。神念又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此即古猶今之
謂天地自有之無。其所以爲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
乎。子孫皆繼體之名。觀於未有而有天地。不從可知
又同此無極自無可以之。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有極有亦可會其無矣。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
應矣。鳴止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言汝欲知此所
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固對待者也。然物自相生。惟

南華真經正義

雜篇目錄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讓王

南華真經正義

目錄

盜跖

說劍

漁父

以上四篇舊本在列御寇前今從東坡先生

說離附於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正義

宛平陳壽昌輯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徒也。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偏獨以
 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盡然知者。於經畫者。去之。其
 妾之孳然仁者。用仁而善。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
 為使。意二音正與畫然孳然相反。居三年。畏壘大穰。
 歲大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澠然異
 之。澠然微。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年無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久而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詞。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弟子異之。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得其自然大
 道已行矣。不期行而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請隱
 而各一丈。日堵環堵者。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相
 忘於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子於賢人
 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矯。杓杓也。杓杓自表。吾是
 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聃云功成物遂而百姓皆謂我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尋八尺。巨魚無所還其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而鮓鱗為之制。清之淺者本不足居巨魚而不步切

之邱陵。步六尺。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為之祥。邱

也。○尋常之溝。步切邱陵。喻小道巨魚巨獸。喻大

楚。身之妙用。然無此道。則民志縱為非。而罹於罪。可

見。有此道而民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善化民以

利。澤民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民之

道。夫子亦聽矣。可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

吞也。介而離山。介也。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碣而失水。碣也。則蟻能苦之。喻顯身則致禍巨獸。故

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藏自全。夫全其形生之人

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言道。且夫二子者

堯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凡事分辨如先將

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其妄如此。簡髮而櫛。擇數

米而炊。形容。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和也。任知則民相盜。詐。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

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日中穴

也。隙。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

于世之後。于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極言

先善與利之流禍。可見也。南榮楚蹵然正坐曰。南榮

楚若赴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形而盲者不能自見不明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形而聾者不能自聞不聽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形而狂者不能自得不靈形之與形亦辟矣如開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文形抱女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問道達耳矣言既同此形質即當同此性靈乃只是從耳根入者未足及庚桑子曰辭盡矣言我化益欲請益於前言外也奔蜂不能化蠶蠅為己子者蠶豆也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問大青蟲越雞不能伏鵝卵魯雞固能矣鵝雞小魯雞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由北居而南榮越處也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使之南也南榮越處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為與眾偕南榮越懼然顧其後駭然猶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言問老子之說未得其解茫然無從答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朱愚猶知乎反

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意者謂非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思也謂於三言之中願因楚而問之借庚桑楚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女矣而進問今女又言而信之起復自言益若規規然若喪父母規規神揭竿而求諸海也揚竿者豎竿以白於眾將求其失也所失未獲而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失其本根故惘惘乎就舍謂假前召其所好欲求去其所惡欲離十日自愁未即能之復見老子老子曰女自濯濯孰哉孰通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鬱鬱乎然見其用力自克如熱物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惡猶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捷以皮曰捷捉持也捷閉也人心偶着一物則謂之外捷捷欲求無着而未捷破色相但期物以持之是於紛神明亦因之閉塞此由外而累及內者也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人心偶偶一念則謂之內捷欲求以止之是於纏結之餘縲而捉也捷之不可縲也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言內外束把持不住尚何能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凡人受病既深復以病為病若病能自言其病若越之問大道譬猶是其疾痛此病之心猶未病也

不生不滅耳。嗟乎。重濁者墜。輕清者昇。鬼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喪以死爲反也。歸是以分已。生死者。其次曰始

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

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此貫

死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謂猶公族中之有昭

之公族三姓。今但著戴也。戴任也。謂以任甲氏也。氏

也。凡首出羣類曰甲。謂著封也。封之寵而顯也。非一

也。以賜姓之榮而首稱也。著封也。邑之寵而顯也。非一

也。道有同歸三說雖殊其旨則一蓋枝流不妨歧出

南華真經正義 庚桑楚

而本源則必有生。誠也。有生皆出於閭穆。如釜底披

然曰移是。忽爾披然分。散人各曰造化。移嘗言移是

其理。非所言也。是本。雖然。不可知者也。鳥知不可

者之有。臍肢。牛肚也。肢足大指毛肉也。可散而不可

散也。陳之可散而不可散。蓋言微末之不棄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觀室者必適焉。不必適而

亦適。蓋言周覽之無遺也。欲言移是先設此喻。蓋

以物雖微而不棄室。非正而不遺。可見理之不足言

言矣。可爲是舉移是。廢此移是之說。舉者不廢也。請

嘗言移是。舉之故。是以生爲本。據爲根本。以知爲師

以己之知。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果有名實。如師

特爲師資。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果有名實。如師

南華真經正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實之。因以己爲質。凡事以己。使人以爲己。質。使人皆

見之。度。行。因以死償節。不死。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

用爲愚。以微爲名。微。通。以窮爲辱。已見也。移是今

之人也。古人渾同。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微。小鳥

與之同。故曰同於同也。又

大道一而已矣。雖異派而同源。今人別戶分門。其

意只是規模爲己。此等情識。自至人觀之。猶蟲鳥

也。夫以萬物之靈。而僅下同於至微至蠢之一

物。其亦思不物於物。古固別有與化爲人者乎。

張市人之足。蹢躅。則辭以放。鰲。則引罪。兄則以

若兄。兄弟足。則不必辭。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謝引罪。但照。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父母。則

三一二七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督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奢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者欲好惡。習與性成。繼之不可。武侯超然不對。然則。徐無鬼曰。吾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博求飽得。飽則止。是猶中之質。若視日上。視上之質。若亡其一。若有遺亡。心目支注。精神吾相狗。又不若。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三

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成材生而若。若失若喪其一。失其路也。其意。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狗馬之喻。純是精神之旨。精神之至。氣得其用。不妄因。病立人。內外皆愈。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此。武侯所以聞而大說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弢。此皆人精太公之兵。日金板猶曰金。奉事而大有功者。武可定。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國人似其。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迷虛空者。羣羣柱乎。馳馳之。運。經也。跟位其空。逃者乃踴躍而。聞人足音。冠然而喜矣。是然行。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聲。其側者乎。聲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譬效吾君之側乎。性真。固有但為物累。迷喪耳。得真言以覺之。不香故舊。重逢矣。既久。故相見益歡也。異鄉淪落。忽視親知。快意相遺。喜生望外。讀此可。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四

見書生迂論策士浮說。固人主所厭聞。亦皆至人所不取。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以賓寡人。久矣。夫棄也。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言天地生人。所以養吾形神者。分量各足。不齊而齊。長短如一。並不因所處之高下而易也。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形雖得養。心神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也。

天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言君何故獨武
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愛民為仁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
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言愛無所造
何必言偃有心凡成美惡器也天下皆知美之君雖
為仁義幾且偽哉謂有心而形固造形者由造作
而成非形也成固有伐此形一成且不變固外戰既有心
則已益敵人益不暇一變而為外戰君亦必無盛德
矣甚矣為出有心損讓即兵機也
列於麗譙之間門樓喻近處也無徒驥於鎬壇之宮
徒步兵驥驥兵鎬壇密處此蓋喻言勿動心兵也無藏逆於得無藏德逆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
士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
善勝之惡乎在心兵之戰適傷其心何君若勿已矣
言為君計亦勿為此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
等戰傷之事則已矣
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存誠順
已脫於死已矣果能不
動心兵又何待偃兵哉
兵莫修於志須於方寸之地輔去根株人欲不助
天和自至養身養民莫先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為名喻大道之隱
備也黃帝也特舉此山亦方明為御在左昌寓驂乘
隱喻道妙備聚於是也
在右張若謂明前馬馬前昆闢滑稽後車車後為從
為驂

萬名然命名以見義和嶠擬之曰方明者方未道
於昭昭未能守其黑也曰昌寓者昌大也寓居也盛
大宅中未能損之又損也曰張若者張若居也
虛其心也曰謂朋友其人猶習於言未能塞其兒也
曰且聞者見後也聞者其人猶習於言未能塞其兒也
光之也曰謂朋友其人猶習於言未能塞其兒也
六人以為黃帝精蓋喻六識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未泯猶以知見能解為聖也
迷無所問塗襄城亦寓名襄除也詩獫狁于襄是也
平遊方之內者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野固問塗焉
故至此皆迷也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與境與人惟童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
于能知之也
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城之野又笑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事焉子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子適有舊病也遊於
方內斯有舊病矣○童子又自言少時有長者教子
喻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
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與日俱
遊心於無城府之野今子病少痊子又且復遊於六
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子又笑事焉黃帝曰
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笑以異乎牧
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止是除害於馬非有
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加也可見仍是無所
之旨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矣蓋童子大隗一
而二一而
一者也

大道集處六議未除終迷於往惟能離形去知意
者不行自至何事問途邪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祭士無淺許之事則不樂游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招世之士與朝與朝志在奮興朝事也中民之士

榮官中人以官筋力之士矜難多力故以勇敢之士

奮忠忠則奮兵革之士樂戰樂試所習枯槁之士

宿名宿如信宿之宿宿名欲法律之士廣治治法禮

教之士敬容禮貌仁義之士貴際際猶遇也仁義之

尤為不苟○以上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

十二種人皆士類徐無鬼

市井之事則不比非其業之所在則意氣有庶人有

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得所藉則精

上十二等人計之士農商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

不允則夸者悲言出以性情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

所用不能無為也貪勢者也樂於更變私與逢時故

能動而不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此皆順

序以期發榮滋長於其間碌碌因時而於形端馳其

不能神其物而自居於變易不測之地者也此皆順

形性潛之萬物也終身不反悲夫不休顯倒眾生

良則

萬物各游於所向情狀不同而同歸於盡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非也可

乎不期而中俾中也便以為善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

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

曰可惠子亦自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也楊得朱

也龍字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遺者邪魯遺

人亦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饔鼎而

夏造冰矣極暑之時能不以火而饔鼎魯遺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二氣不難相召

能為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弟子言氣之相

南華真經正義徐無鬼

之相動者廢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相去異

地鼓之而宮角相應律無弗同此魯遺所自謂是道

者也○舉宮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

角以該五音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此莊子駁魯

為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始就一瑟言之當其

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為變調

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

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

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為宮今所改一弦便

為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

瑟之問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正

其相應尤理之當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傲其徒自

謂精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實無以且

若是者邪惠子與四人各是其所是而惠子曰今天儒

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拂也也語相鎮

以聲聞也。以名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言其
為是則何如矣。○蓋謂人皆見其可。莊子曰。齊人
見非我之自是。未可以魯也。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
子於宋者。行足之發也。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
鐘也。以束縛。鐘之為小鐘也。古者以明守門。欲其
至求新鐘。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知
愛物也。○此喻惠子輕其天屬。而不知保能如意於
詞。鐘也。鐘有叩則鳴。其求唐子也。唐子滿亡之子。以
之唐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子已亡。失求之而不
亦不知愛子者。故連類及之。○此喻惠子不知則求
真道。惟於四子之中。求以詞辯相勝。終無以償其失
也。夫楚人寄而竊聞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圖。未始離於岸。○岸也。而足以造於怨也。○即圖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九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道器不可運。不得已而求諸才士。已屬附帶。至并
此而不存。火傳絕矣。此過惠墓者。所以低徊不置
也。○音猶未識。津園心事。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言病
言。有不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
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聚廉善士也。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數之文。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意。下且逆乎民。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善事上而若與之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十

吳王浮於江。登平狙之山。多狙。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恂然。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撝。○撝。撝也。自
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才敏足以應給。故
命相者趨射之。○相者。左狙執死。而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子。以至此殛也。

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樂者驕氣之

之賊去之辭之此三年而國人稱之樂者驕氣之

南伯子綦南郭子綦也隱几而坐仰天而嘯顏成子

入見曰子綦夫子物之尤也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

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

是時也田禾一觀我由禾齊而齊國之眾三賀之得

見子綦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

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見人逐外喪其

也吾又悲夫悲人者見人悲人又從而悲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轉相悲悲易能已以人其後而口遠

矣惟恐已亦同其可悲則所以為己者自與人

人精迷於幻妄雖竭心力而無得於已止適以

喪其真廣成子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

生若子綦者庶幾近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言相勸勉也此楚王

乞言之詞言稱曰已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

古人意在孔子曰已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

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自公勝之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三

南華真經正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孫叔敖甘腹秉羽而郢人投兵甘腹安寢也羽者

也也投兵思兵也言此二主願有喙三尺喙鳥嘴也

則下則莊子發明也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楚王

導之使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孔子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言也歸根之意道之所一先天之機有一而未形也而

失道而後德由後天而返先天故仍歸根於此而

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

至微者也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知之

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名若儒墨而凶

矣凶德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

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無爵而死

無諡無諡而實不聚名不立實與名二者皆非其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

為大乎況大之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者且不可為

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

矣天地大備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無所求則

有於失無所謂不以物易己也惟全其在反己而不

窮窮門無循古而不摩不事操廣大人之誠不為而自

道道遠於一不在語言文字之末何有儒墨是非之

矣自然者何誠是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子綦即南召九方歎即九方皋

伯子綦

召九方歎

伯子綦

三一二七七

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葉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同食也子葉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天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葉曰歟安何足以識之而相邪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之祥相者盡於酒肉之聞夫酒肉固入於鼻口矣若所以致此者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詳北羊必不故汝不知也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詳北羊必不故汝不知也未嘗好田而鵠生於矣鵠鵠室東若勿怪何邪言汝不以爲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南華真經正義徐無鬼

之邀樂於天順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隨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皆言其無心而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今乃不然得此飲食之報是不牧而祥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徵於前必驗於後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自非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怪徵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渠富室爲街正者買欄以自代故欄得肉食終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常人之所謂祥皆至人之所謂怪也然則求合于至人當以見怪於常人為大祥焉

弱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畜畜育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凡愛人利人之出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天下之捐仁義而與之者寡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食者器而貪得無厭假之以弋取之器益有以濟其貪矣以論仁義之用本非至誠以之治民適以資其要結之具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規通臂臂過目也斷制出於一人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諸物情言必無以利天下也夫堯南華真經正義徐無鬼

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不自賢者始知天下事無利則無害見以爲利害已乘之矣治術如此道術可知

有暖姝者溫柔有濡需者濡需有卷婁者拘學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始有物也孤陋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豕彘擇疏數自以爲廣宮大圃疏數奎蹄曲隈乳間股脚兩股之間曰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燎其毛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忌

五

道所需故卽以藥設喻示末可偏主一說也

國華真經正義

南華真經正義

得無患

三六

也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博遠也人之方知七十

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所知無幾亦必恃有
不盡之知以養其知乃能知造化知大一之初知大
之自然而辨先天之真藥物也。
陰至靜之象知大目五行知大都物一知大方充滿知大
信眞實知大定一念不起至矣。此言道之本然也。大一通之達其
大陰解之釋其紛也大目視之明其類也大都緣之固其性也大方
體之全其量也大信稽之考其有也大定持之防其失也此高
盡有天遠淨之中而有端倪循有照循變之際而有覺照冥有樞冥默之中而有
樞始有彼太始之地而有端倪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之悟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無心之知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
也欲問不可以有崖道無端也而不可以無崖道又非
此道無端也。頤

南華真經正義

徐無鬼

三十七

滑有實謂低昂旋轉不可係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
古今不相替代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揚舉也推引也謂如此言
道引之不謂大有關發舉閩不亦問是已也 奚惑然
爲何不考聞乎此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
而坐守其惑爲道之所以貴明也由
惑明而誠藥物得矣

大道活身。在而無害。凡扭於一偏。而有可有不可者。其源薄也。源者何。蓋卽先天自然發見之處。順其自然。則定而不易。違其自然。則危而不安。世人認賊作子。日卽危亡。昏然無知。眞堪憫惻。然所謂問道以求知者。亦惟卽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勿助勿忘。由定生覺。然後自然之天。一一默會於吾心。非有非無。於恍惚中。親見其物。是問以解惑。惑解而知進矣。卽知卽行。天道於是乎傳。

則陽

則陽游於楚。則陽字彭閔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閔休。彭陽曰。公閔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掘鼃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樊陰也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此以厚安居也。陸引公閔休及詳其人乃如此。高尚未免令求薦者爽然若失。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言夷節談汝於王且不能取信。何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不若者不能似其爲人也。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自無斯許之肯而委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顛冥顛倒昏冥。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夷節固巧於干進。貪而迷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夷節固巧於干進。貪而迷也。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天

未能援人以德適足以自敗者敗人名行而已。○直
言夷節之品貪鄙如此未免令求薦者慙然汗下。
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喝中醫病也。病
寒則宜假衣於
冬。病熱則宜反風於夏。今皆不以其時於病何
益以喻不擇人而求薦雖薦亦不足動聽也。夫楚
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此言楚
王暴厲
可畏。木不易動也。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佞人善於逢
迎。正德使物
自化。或皆能不畏暴厲。此故聖人即正德之窮也。使
外人更無敢畏其鋒者也。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爲
卑收其
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物
借適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
已焉。通彼而
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父子之宜。使人於己不啻父子之相
親。甚言其飲人以和也。彼其乎歸

南華真經正義

三二八

市南宜僚邪夫子素聞其人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且之著於已也知也知且之適楚也以且為必使

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且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

佞人也差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

必遺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

在陸而沈真大隱也聖人猶不得見其人可知昔

許宜平因太白來訪題詩去之其末句云又破人

來尋討者移庵不免

更居封人問子半曰地名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鹵莽不精細也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子來年變齊齊音齊深其耕而熟稷之稷其禾繁

以滋子終年厭殍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通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

神以眾為眾事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性

華兼也獲之堅者大段也葉似藿而細藿始

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表裏相助而因以亂性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四者皆外症也內熱

膏是也和氣傷而諸病作矣

內修之功至精至密以鹵莽滅裂為之無以為養

適其病矣漆園即封人之言而曲為曉喻是眞

和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幸

人焉已伏辜推而強之各其解朝服而幕之幕

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言

下人行且盡罹於

罪人乎其先焉者也曰莫為盜莫為殺人又言不是為

罪人所坐也榮辱立然後親所病榮辱相貨財聚然

後親所爭通則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

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咎於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

以枉為在己在子一故一形有失其形者其生理

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故隱其形而

大為難而罪不敢大為所難而以重為任而罰不

勝過重其任而於遠其塗而誅不至遠其罪程而於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

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

誰責而可乎言之

豈豈者咄求生而死蓋有死之者矣惟眞知不死

之道庶幾與彼更生得大解脫乎

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者與年未嘗不始於

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境過情遷未知今之所謂是

者謂之而書者自福是有所操者自殉殊面有所正
中實有所差若專以己見自殉如與人殊其面而向則於
者有所差此有所正者於彼必有其所差蓋不公因而
不齒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者謂合乎百工之所度也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皆言合異為同也此之謂
邱里之言○邱里之言其合異少知曰然則謂之道之名
為足乎太公調曰不然明明借邱里之言發出渾同
為然何哉蓋道可意會不可名稱名之曰道只就道
之近似者名之耳然則太公調意非謂渾同者不足
見道特謂以道名之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
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
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陰陽所公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毛

南華真經正義

合於是庸有片通辭儀禮夫婦胎合謂合其半以成
既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相摩聚散以成此數者皆人事也亦此名實之可紀
相微之可志也○就人事之名實精微而論隨序之相
理也○此序者造化中自然相佐之序橋運之相使橋運
化運行若橋之駕空而自升降也窮則反之無也
終則始之有也此物之所有理盡於斯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觀物理者即使言到盡頭知到至
已○觀道之人是不僅從物不隨其所廢○其會於已不
原其所起○起之先此議之所止○心通造化此種境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美

三二八五

所以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太實則滯於有豈知有名
不可謂道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太虛則墮於無豈知
之有也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太虛則墮於無豈知
空虛處論不可言可言意言而愈疏蓋大道非有非
第即有無在物可以言講可以未生不可思已死不
意測者言道則愈言而愈遠矣未生不可思已死不
可徂豈可禁忌以生而論豈可強存而論也死生
非遠也日新初非甚遠理不可觀但欲見而或之使
莫之為疑之所假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皆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往者已無窮此理以究其始則
之末其來無止來者方無止不知何終也無窮無止
言之無也與物同理以無便是與物理融合為一處
前華真經正義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彼或使莫為二說其
物上道不可有也道豈可着於有乎有不可無一
便不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尚是假名以行於世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泥物而在於一偏夫胡為於大
方安得謂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
日言而盡物故曰言未嘗言盡合元道也如其執言
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物之極道之不可名稱物
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道之超乎色相者非言
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讓有所極似默非默恍恍
中求之庶此不可名稱超乎色相之真差堪擬議也
道妙如是彼或使莫為皆落邊見其說鳥足取哉
大道渾同彌綸六合一物一太極萬物均此太極
也然道可因物而見不可即物而名惟能離物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五

空乃得不落言詮不可思議之妙清淨經云吾不
知其名流名曰道又云遠觀其物杳無其物蓋至
斯大道之精得矣

南華真經正義

則陽

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善不惡來，死
紂之桀，紂亡。惡不可爲。○善惡均人主莫不欲其臣
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哀弘死。句於蜀藏
其血。句三年而化爲碧。弘忠於周，遭讒被放，刳腸而
臣忠而忠遭主死。蜀祭器碧，碧玉也。○主欲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一人皆遭後母之變，故有憂悲
孝而孝被親疑。木與木相摩則然。同類金與火相守
不可必三也。
則流。相克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駁。駁，駁也。於是乎有雷
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陽搏擊之火。○此皆以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星
不同而。同此焚如之戚，以比人之善惡。忠孝不同而
同罹禍害。觀火患之難防，益見人事之難必何也。以
物之在外，故也。惟能不自移外而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際內斯死。生無變操之自已矣。矣。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逃。已拔其心。若有甚憂，每兩陷於利害之中，而無所
逃遁。蠶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望轉反覆不
所逃其憂，又求成而不得。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
故心若懸於天地之間也。慰賢也。賢，閑也。沈，機深而不可見也。
甚多。衆人焚和，屯事難而不得動也。人情於憂不可
解之事，抑鬱煩悶，既難驟見分曉，又無術以轉移利
害之念，輒轉相摩，生火益多。天和盡滅，故謂之焚和。
也。月固不勝火。清明之氣，於是乎有價，然而道盡。然
猶類然。終日煎熬，生氣盡矣。○上以火
患喻人事。此則直指人心之火患也。
外物難必，內火徒炎，惟先於見聞之地，勘破幻塵
斯取坎填離，天和至矣。

南華真經正義

外

早

不同而此焚如之威以此人之善惡忠孝不同而
同罹禍害觀火患之難防益見人事之難必何也以
物之內在外故也惟能不務外而有甚憂兩陷而無所
務內斯死生無變操之自已矣
逃已甚憂憂之極也世人不知外物之難必而營求不
逃已故其心若有甚憂每兩陷於利害之中而無所
逃遁
也
逃遁
蠶蜂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所逃其憂又求成而不得
故心若懸於天地之間也
慰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
甚多衆人焚和
解之事抑鬱煩悶既難驟見分曉又無術以轉移利
害之念輾轉相摩生火益多天和盡滅故謂之焚和
也
月固不勝火
清明之氣於是乎有儼然而道盡
猶類然終日煎然生氣盡矣
○上以火
患喻人事此則直指人心之火患也
外物難必內火徒炎惟先於見聞之地勘破幻塵
斯取坎填離天和至矣

南華真經正義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之官。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封邑之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鮒魚小魚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者謂如此便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星

大道以涵身爲急務。稍涉因循。則命非己有。人直氣中猶魚在水中。時借鑒於失木之魚。不覺惕然。

下汗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任國名鉤鉤鉤也巨緇大黑索也任公子以大鉤爲釣巨緇爲
綸五十犢以爲餌犢牛也以五十犢牛爲釣餌蹲乎會稽投竿東
海蹲踞也自會稽之山而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久而無
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已而大魚食其餌大鉤幾爲所牽而
陷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鬐魚口邊出水處也驚恐而展鬐其鬐呼吸波浪其
高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可畏雖千里之遠皆聞其聲而
畏憚恐嚇也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腊謂之也乾肉曰腊
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也厭飽已而後
世幹才諛說之徒幹才小才也皆驚而相告也見小而不敢驚

駭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潢濱，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累，細繩也。鯢，鮓，小魚也。揭，揭細小之竿繩。飾，小說。過田中，灌水之溝，濱，適得鯢鮓，難獲大魚也。飾，小說以干縣令。縣令猶今揭示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於大達亦遠矣。大達，謂通達。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言與經世之大志大威者不期小效，至人超凡入聖，固自難難勤苦中來。○上章言言大而迂，無裨急用，此言器小而溢難語遠，誤合而觀之，漆園醒世之心益見。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事

之何若。問天將明發事何如也。小僮曰。未解裙襦。襦。短衣也。口中有

珠_者指死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_{陵陂}生不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三

布施死何含珠爲。笑其貪吝也。○又引詩以譏死者。確是儒者口吻。接其髻。

擊其頤擊按也頤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頤。口旁曰頤

顯秀曰：頻控無傷口，中珠口又致慎。

冢中殘啜。無當元珠。託詩禮以行。寧而愿。此稟竊之行。備之爲儒。其去道也遠矣。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被修上而趨下。其身且長下短趨音促。末僂而後耳。末僂音重前也頭微

前而耳視若營四海謂目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已也。召而來仲尼。至曰。已去矣。躬矜之行與女。

容知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熬萬

世之患焉然不顧以犯焉抑固寔邪。亡其略弗及邪。
其殆甘心自取取則窮邪亦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
或不不自知其才略之短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微乃行之最可醜者惟庸人或務此
耳。相引以名。外編聲譽相結以隱。內要人心與其譽堯而非桀。
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堯正能引名結隱者桀反此
當於道也反無非傷也。有心反傷動無非邪也有意動聖人
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不得已而應故奈何哉。
其載焉終矜爾。何故終身載此矜知以行邪

道之真以持其身不侮而能壽詩乎天下未
有也彼聖如孔子尙未免自取困窮而況其凡乎

朱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門門曲側之門也

南華真經正義

1

1

曰子自宰路之淵宰主也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江

名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

曰撫養有餘且乎左右曰有君曰念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璽曰且之將得自龜焉其圓五

尺君曰爲者之端歸至君平翁卷之平衍治之心疑

每占必鑽龜。凡占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

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

則賜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推類

有至知。萬人謀之。恐明有所。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暗

卷之六

大而明於小也。鵲巢木鳥之食魚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石通與能言者處也。有自然之能也。

龜以神稱。豈無靈異。乃卒同羅網之魚。不免剝腸之禍。則以其任知故耳。至人棲心虛寂。氣數無機。與嬰兒之無知而有良能。意境相。

似學道者由此悟入。有餘師矣。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墊。掘人尚有用于。言苟以容足

用之地。側足而掘之。以下至黃泉。則餘地皆無。水不堪轉步。即此容足之處。亦不可用矣。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事惟有限。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聖

於用之外者。乃有以成其用也。何獨於吾言而疑之乎。與徐無鬼篇。博其所不。張意相發明。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胸次洒然。一塵不掛。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塵根太重。即欲謝絕。世夫流遁之志。遂決絕之行。確意通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夫流遁。則不復決絕。則不疑深入。迷津去道。日遠。復告智至。德厚。心與天遊。自不爲此也。任猶爲也。還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火馳而更不顧。此皆貪戀之故。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殊不知者。特一時之假合耳。易世而無以相賤。及沒身之後。豈復有貴賤之故。曰。至人不留行焉。惟至人勤破幻塵。故夫尊古而卑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學者之流也。類皆愛古而薄今也。且以稗革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若釋眼界。放高視上。古筆論學。與不學。皆同此波。靡耳。上言世榮。唯至人乃能不足。貴重此言。世習亦不足計較也。遊於世而不僻。和光同塵。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教固不徇而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顯。所以隨處逍遙。

至人心與天遊。無人相。無我相。清溪澹地。直將大千世界。作戲劇觀。其此靈蔭。正所謂假饒不作他。亦證菩提道也。

目徹爲明也。耳徹爲聰。鼻徹爲顛。舌徹爲。甘。得其正。心徹爲知。真知徹爲德。真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眾害生。壅塞也。哽。噎也。跖。者如被人跖。蹠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足。指而上。循足病。則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與診矣。道產之弊。如此。物之有知者。特息。通一身氣。其不般之行。不得中和也。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竊以通息天。之穿。人則願塞其竅。乃人反以通天之。胞有重。聞有重重。空。腹中。心有天。遊。自然之。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空。處也。謂室無餘地。則導卑。通塞。相。心無天遊。則六鑿相。六鑿。六根之鑿。性六根用事。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夫天心。而奪性。方寸之內。通。無。際。何。假。清。曉。之。處。而。後。通。哉。今見邱林之曠。而喜者。由平日胸次。逼窄。神明不勝。

故也。○此心德溢乎名。德之溢外名溢乎暴。名之溢
無天遊之證。謂急也。急謀稽乎訟。而後考謀知出乎爭。爭而後
便塞生。官事果乎眾宜。官猶司也。果固必之意。司事
於執一。官事果乎眾宜。官猶司也。果固必之意。司事
爭之合宜。則即此求宜之心已。
成滯用矣。○此六鑒相攝之微。
道之大用。莫妙於虛住世出世。皆以此得大自在。
否則五賊未見。六鑒爭起。擾擾兩大之中。無往非
累心之境矣。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鋤於是乎始修。銚鋤省田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到通倒。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到植。此論修道而能準乎靜然。可以補病。靜則神氣來復。故曰到植。此論修道而自然者。靜然可以補病。故可以補病也。背城可以休老。背目背。城城也。老形之非發於目。背披城。樂欲可以沐浴。老容故曰背城。可以休老也。寧可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五七

以止遽。宣定則心閒秦可以止迫遽也。雖然若是勞
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
駭天下。駭猶駭也。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學道之功。出漸而頓。勿忘勿助。純任自然。及其時至。神知自有超凡入聖之效。若徒以資形爲務。雖勞勞從事。終非真教中人。

演門有親死者演門名以善毀爵爲官師民之職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堯典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
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窾水旁有

空隙處故謂諸侯弔之弔其苦也他若襲曲身於此也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自投於河耳又襲他之跡而加甚者也筌者所以在魚筌取魚竹器所以爲此筌者意在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蹄者所以在兔兔足故曰蹄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傳愈誤不至戕生而不止也必待忘言者而與之言面大道於是乎傳矣

南華真經正義

外物

哭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重言十七引重之言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倪言如酒之在瓶。因器爲量。任人難配也。日出者謂寓言重言中皆有此也。和以天倪不以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託此事以親父不爲其已與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論此事。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喻藉外言之。則易信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是我故爲支離。人情難於直陳耳。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人情如此。所以須寓言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已止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又引重一人以止辯者。其人蓋前輩也。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期待也。言徒以春秋之高待以耆宿之禮。是年之先非道之所謂先也。

寓言

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不能盡人之道。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人猶老朽也。此等人何足引重。明己所蔽。皆書賢也。扈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怡然曠然。藉遺歲月。不言則齊。理歸於一。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不言則是非可齊。若有意齊之。反成不齊。蓋齊與言言與齊。故曰無言。不若一言無言。一機無言。已成二義。故也。故曰無言。概無一言。不是暗啞。只是言而無言耳。終身言。未嘗言。無一言。直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其理已顯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言人之有言。不過即可不可。

謂然可者固有定而無不定者乎。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惟藉此不執我見之卮言以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萬物芸芸皆此生氣本非異種特一受其成形遂各以不同形者自相禪代也。始卒若環。循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此乃天理之均。徧無所不在者。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強辯爲是迷而不返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昨
非今是之境所以箴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惠
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子不能自省因謂孔子之
所以爲此者殆屬志而行其

前言

所知故曰就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之謝
月將如此也謝謝去有爲之迹也言孔子已無勦志
服知之事但聖不自聖未嘗自言耳孔子云夫受才
乎人本復靈以生孔子嘗言人之受才於造物須使
生理無愧平日持論如此則其與道合鳴而當律言
眞希言自然謝去有爲之迹可知矣鳴而當律言
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由孔子復靈之說觀之可見至人以全生爲上苦
徒以鳴能中律言能中法義利顯陳而曰好曰惡
皆能辨論其是非是以口才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勝人亦第服人之口已耳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立立立定天下之定道存自然心服不敢與之相違而
立則雖好惡是非極天下之至難定者至此亦無不
大定所謂以道服人者是非返其受生之靈性而
妙契先天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平
者不及此

萬物之中人最靈人而不靈者然一物耳至人宇
宙在手尚化生心誤諸稟受之原斯為不負惠子
以堅白自鳴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漆園特借聖言
殷殷接引惜乎其終不悟也○凡漆園引聖言處
只是借重者艾以伸已說若

以需書之義釋之轉失本旨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易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少而樂六釜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祿多而悲六

斗升曰釜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祿多而悲六

罪乎心無係祿之罪日既已縣矣已懸係夫無所

縣者可以有哀乎以祿薄為可悲自不以祿多為可

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

也夫無係者視祿之多少猶觀雀蚊虻之過吾前

也豈有哀樂於其間哉觀通麟水鳥似鴻而大

南華真經正義 萬言

哀樂不入斯帝之懸解道所謂養生主也可以保

身可以全生其即可以養親者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篇南郭子綦自吾聞子之

言一年而野有返棧歸真之意而二年而從從順也

漸近自然三年而通形神內微四年而物見真中窺

者真之五年而來修持既久將所謂物者六年而

鬼入故曰鬼入七年而天成由後天返其先天無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有故曰不知死生九年而大妙

微則成氣聚則成形成

妙化從心故曰大妙

此與道中自然火候可以身證未易以言傳也

生有為同各有死也勸公然有生即有死人至

死時均此形枯氣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有私至此方雷同歸於盡所以謂之歸公也以其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人以為公也豈以

生死之理本自無異特以死者屬陰此氣自無而

清勝顯見在人則以為有自生者屬陽此氣自無而

生散散則死死生雖異其本於大公則一也而果然

乎惡乎其適惡乎其不適若果勸誘生死之理

純任自然無適無不適斯隨在皆適耳天有歷數

人據山河兩域在地音惡乎求之求之而不必探求

可測亦惟聽其自然而已莫知其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意此物之

者似有定限不意此物之始而忽始始者究自

何來是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也

南華真經正義 萬言

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鬼邪幽明之故有時相應有時不相應是

生者假借也陽長陰消莫之止亦莫之崇惟能遺

棄生而死則求不滅之真應外其身而身長存冥冥

之中獨委心任去留也

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也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罔兩非一奚稍問也稍小也言何

有而不知其所以故疊呼之此俯仰行止子蜩甲也蛇

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之附形若與甲蛻之附於蜩蛇

有時解脫故火與日吾屯也遇明則顯若陰與夜吾

日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也遇明則顯若陰與夜吾

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至人之所以無待也。於罔
兩影形之外求之斯齊物論所謂眞宰者見。

南華真經正義

한글

五

和光同塵異人不自異也子居一經訓迪積習頓除是真能三伐毛三洗髓者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列御寇

五

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其大者遠者以謀利其國若於身勞智盡之際見我之光耀必將任我以事責我以功而勞形盡慮且將及於我矣豈非形謀之曠患哉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美其不遊矣而人將保女矣然卽止此人亦將保附汝矣無幾何而往謂伯昏往往省御寇於家也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教杖蹙之乎頤頤音頓蹙也豎杖抵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通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之威豫出異也何用此威人惟心自

爲表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無益且有損也。異乎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無益且有損也。與女遊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毒之者而無有藥。莫覺莫悟何相執也。言既莫之覺悟無以藥汝汝又何事相詰。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問而辨其誰何也。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示毒之方也。

學道須忘我相。何論眾生稍益於外必損其中。故惟虛己以游。都無受想行識。世緣日澆而道果漸成矣。

鄭人緩也。緩其呻吟裴氏之地。呻吟。詠讀也。祇三年而緩爲儒。學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學儒。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孟

而使學墨蓋恐其名出已上也。緩之居心未免公私參半。夫心之公私全在念頭。初起處區別此即所謂人之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翟之教故曰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子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閻胡皆何也。夢中墨謂以爾子之學墨爲儒。抑思使爾子之學墨者。墓柏已供秋實垂垂爾梅何心竟不往而一視乎。蓋緩以其父助翟殺已惡其忍而無良故見夢時且怨。夫造物且言也。見夢之言止此以下莊子斷詞。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惟窺其念頭起處。以爲報應。今緩不使其弟學儒而使之學墨。惟恐其名出已上。是彼動念之初原有此等念頭。故如影隨形。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形即使之如彼以爲報也。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使其弟學墨。是以貴者自處以賤者處其

弟也。親指兄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夫以兄弟之親。衆人同飲於井。不相讓而相爭。皆非情理之正。故曰齊人即齊民。猶衆人也。拌者持其髮而爭也。今之世皆緩也。自我論之。可見一念之私。一時之忿。此皆緩之類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私忿自損。惟無計較之私。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乃能全其心。德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得罪於造物者也。言外見緩之殺身實由自取。不得謂天報之臨矣。

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造化秘機。一言揭破。孫思邈有云。太上畏道其大畏天。亦此意也。學道者除則築基之功立矣。

聖人安其所安。所安者。不安其所不安。所不安者。聖人安其所安。所安者。不安其所不安。所不安者。聖人安其所安。所安者。不安其所不安。所不安者。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孟

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聖人純任自然。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純乎天者道也。還知倚易忘言。斯難非也。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天之者。聖之人者。凡趨向不同。語默自異。古之人天而不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之天。人安勉殊而聖凡別矣。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單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龍不易屠。學至龍成。神乎技矣。天道始於有作。終以無爲。此三年後所以不復用其巧也。聖人以必不必。以理之有可必者。故無兵。兵爭以不必必之。以理之不必然者。故多兵。順於兵故行。

有求。則於爭端。故動兵恃之則亡。然兵不

則求濟所欲。欲兵恃之則亡。然兵不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相道必苞苴之。竿牘者以

竹簡為書。故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此皆駁棄淺薄不足道之事。彼獨敏其精神。以此為

智。而欲兼濟天下。補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

之妙。豈可得邪。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其所見若是則

形虛即無形也。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其所見若是則

且迷惑而不知。形累不知太初。蓋為形迹所累。而

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能至人則歸其精而甘

冥乎無。何有之鄉。而安處乎無為之地。甘也。水流

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其應物也如沐之流。而又無形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清無少滯。至悲哉。平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窻。

人之功用如此。悲哉。平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窻。

常人所見者小。其知只在毫毛之末。不

識無為自然之理。有此大窻至靜處也。

太一太初太清太窻。皆先天也。求大道者欲覓源

頭。須先放開眼孔。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

綴履。橫項黃馱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商蓋以莊子曰。秦王

有病。召醫。破癰潰痂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

五乘。持下漏病也。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所治愈下。而所得愈多。人世浮榮。以道眼觀之。自

覺不堪入目。

魯哀公問乎顏回曰。吾以仲尼為貞幹。貞幹猶棟梁

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坂乎。也。危。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羽。有自然之文采。既以爲。從事華辭。華靡之言。以支

飾。而又畫之。過於文采矣。從事華辭。華靡之言。以支

爲旨。而以枝葉。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矯飾其自

臨民。而不自。受乎心。宰乎神。有所受則心不虛。夫何

足以上民。夫何足以。彼宜文與。子願與。談而可矣。言

足之性。與汝相宜與。抑子之祿。以

非所以視民也。示。爲後世虛。不若休之。勿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言與天之。商賈不齒。雖以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為士類所不齒。雖偶有交易

屬也。以喻施而不忘。其計較之私。與商

賈正同。使之上民。又豈民情之所屬乎。

志。人所以驕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天事人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勸與過也。安動多則

瞋。瞋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也。離內刑者。陰

陽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存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貌柔而

盈。益也。有長若不肖。內挾所長。有順懷而達。而內通

盈溢也。有長若不肖。內挾所長。有順懷而達。而內通

有堅而緩貌堅剛而內綽弱。有緩而鈎視寬緩而內躁急。鉅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觀之不足信而情之不可測如此。引孔子之言止此。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易散故也。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易褻故也。煩使之而觀其能。煩則難理故也。卒然問焉而觀其知。猝則難夷故也。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急則易爽故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賁易越貪故也。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危易改節故也。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易亂度故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雜處易慢故也。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正考父孔子十一世祖士一命偃青也。再命而俸。大夫再命僕腰曲也。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卿不敢當正路也。執敢不軌。執敢猶何敢也。如而夫者。謂彼不肖之人

南華真經正義
列御寇
五九

一命而呂鉅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乘車而軒舞
三命而名諸父呼伯叔之名執協唐許唐堯許由天
豈受命而驕者下且輕之夫
所可同日語哉
九徵至而物無遁情三命加而人多驕態至人以
此靜觀用心如鏡矣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出有心已非自然心
賊何又時開時合如有睫然
如之及其有睫也而內視方寸之地內視而敗矣擾
害道矣凶德有五耳目鼻中德爲首心何謂中德中德
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其所不爲者也凡心有偏好
之不同爲言入者達有三必言三者形有
者毗言入者達有三必言三者形有
六府形者表暴於外之名府者蓄藏於中之義言美
有此六者蓄藏於中即不免表暴於外也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世俗所忌。終
始依傍而行者。偃俠。伏而善屈者。困畏。懦弱而膽薄者。不若人。三者俱
 通達。世俗所喜。知慧外通。衷內勇。多怨。仁義多責。多責者責備多也。
○知慧勇勵。達生之情者。俛。俛大也。化生者。天達
仁義是謂六府。達生之情者。俛。俛大也。化生者。天達
 於知者。肖。肖小也。用知者。人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
遭。大命者。造化之原。小命者。氣數之威。隨則聽其在
遭。我遭。猶限於所遇也。○此蓋勉人研求大道。解心
去壁刺。豈本根庶不役。於人極。三必六府中也。
○有除元覽之功。乃識無爲自然之妙。於真教中
得大自在。固非徒以委心任運。自謂達人。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驕穉
而孩視。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也。
人也。

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也。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鑿粉夫。研米使分曰粉。鑿粉皆碎意也。探珠領下，九死一生，固知取於驪龍，不若求以象罔。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色純曰犧。衣以文綃，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憤，小牛曰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也。齊裝吾葬

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鳶。鵟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

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不平而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物理本

不測矣此蓋卽予奪之偏推廣言之以示逆億者之

失其常明者唯爲之使見外物而爲之役神者徵之不待測而無不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私智神者虛靈而愚者恃其所

南華真經正義

見入於人。助以人爲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外馳真神

內裏迷而不悟良可哀矣

平觀其指示及門之語可見世情務外雖復彈竭

之輩喚醒癡迷。並足使拔山蓋世之雄。淒然淚下。

1

1

1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一術亦在道中特屬放皆以
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曰

無乎不在蓋天地曰復言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非

之根也。不離於宗。而守其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

謂之神人不離於真不貳謂之至人以天爲宗

以德爲本以道爲門三才皆以兆於變化非見於

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皆行其一而具其內聖之德者以法爲分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區別以名爲表天下標準以參爲驗彼爲復驗

以稽爲決參稽者仍不外法與名也其數一二三四

是也者然歷歷不爽無所難也百官以此相齒度名

民事則以孝弟爲常勤民事爲常以衣食爲主

衣食爲本。蓄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尤以貧獨爲念。

習有以養身家民之理也。○此散爲萬而見於外王。

青
古之人其備乎俱備也
醞醞神助也
天地也

青藜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而求

也。六通四歸。小大精粗。其逆無乎不在。此其明

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

禮者。鄒魯之士。指紳先生。謂魯於大帶之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道之傳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一。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判。則不全。析。則不合。察古人之全。若以古人之大全視。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三

焉以自爲方。方。術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愈趨愈遠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裂。卽分而不侈於後世。不示靡於萬物。不事不暉於數度。不務以繩墨自矯。處已而備世之急。應人之窮此倫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已。止也。大順。猶太甚也。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關。愛人利物。而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句不異。不與先王同。聞見既多。敢於自是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咸池。大章。大濩。大夏。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是猶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是猶未敗墨子道。言今之學墨者。徇而非哭。樂而非樂。多其教。固未廢也。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當歌當哭。當樂當樂。是果類乎。果近於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觥。痛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四

人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涇。水名。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橈耜。耜。盛土之器。而九雜天下之川。九。通糾糾雜使。腓無胈。腓。足之腓。胈。無毛。以下也。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裘。褐。布以跣躋爲服。木屐曰跣。草屨曰躋。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此言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相里勤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居南方者。若苦獲。若已

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亦謂墨書而與諸儒不同。但
謂別墨。故自名以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背。以
偶不佞之辭相應。曰不相佞。此強辯之事也。以時
不佞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習墨而得者。皆
謂之。故曰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習墨而得者。皆
願為之尸。皆願奉之為。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人
皆冀其。其行則非也。但所行。將使後世之墨者。
亦是美意。其行則非也。但所行。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股。脛無毛。相進而已矣。相進猶亂之
王也。治之下也。亂天下之罪多。雖然。墨子真天下之
好也。墨子之。將求之不得也。無復此人。雖枯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捨不舍也。才士也。夫。雖極其枯槁。亦為之不止。不累
於俗。去世俗。不飾於物。物自奉。不苟於人。不
伎於眾。拂眾心。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安寧生全
為人我之養。畢足而止。足無我。皆願其。以此白心。
以此為心。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平均。作
接萬物。以別有為始。其接引人也。以別有之意。為本
也。語心之容。容有命。之曰心之行。命也。行以聊合
驪。聊和也。蒸以調海內。以蒸。之意。合人之驪。請欲
置之以為主。此心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謂民好

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
不休。雖師不得飽。弟子固饑。而曰。我必得活哉。圖傲
乎救世之士哉。不期活已。而但謀活人。以圖傲夫。求
曰。吾之為此。極難。所以憐天。曰。君子不為苛察。又曰。
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假借物力。以為無益於天
而。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下者明之不如己也。明之無益。不以禁攻寢兵為外。
於外無攻。以情欲寡淺為內。其於內無情欲之。其小
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
已。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易也。決然無主。決去係累。趣
物而不雨。趣也。隨事而。不顧於慮。不詳於知。於物
無擇。與之俱往。於物無所決擇。惟與。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
首。其學以齊萬物為首務。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
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大
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也。知萬物皆有所可。

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有之以已
獨取虛無之以無藏也故有餘既以與人歸然而有
餘特狀其貌其行身也徐而不實從容而無為也而
笑巧彼巧者人皆求福已獨出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為根不可測為根低以約為紀如治人事天莫曰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削也可
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清
面無變化無常往來而無死與生與死不知天地並與
天地神明往與同運化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
羅不包莫足以歸當其歸宿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謬悠虛荒唐之
言荒唐放無端崖之辭端崖止處時恣縱而不備也
不以簡見之也簡一端也見也天下為沈濁不可
與莊語不可以天下之人沈濁五濁以危言為曼衍故以
之入之入以重言為真借重於古先以寓言為廣
大不獨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神與
牛視應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處相和光同
倪猶傲睨也

南華真經正義

其充實多所蓄不可以已不可止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闕
而肆深闕深闕虛廓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而肆肆者縱任之意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適放於自然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應自
適放於自然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應自
物之懸結其理不竭無窮也其來不竭無窮也其
化之迹也芒乎昧乎神不可知未之盡者人未有能
多方不家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
之意歷于物而懸揣之意經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
小無內謂之小一自易解言其大無內極言其小本
詞奪理其意蓋謂大小不同而無厚不可積也其
大至小要同是大小中之一也無厚不可積也其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大千里無厚薄也薄不可積然卻大至天與地卑地
有是山與澤平山上有澤日方中方睨日既方是
是即方中是方中是方中是方中是方中是方中是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各其端倪是於物之分處
論同異也故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則盡
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則盡
合處論同異也故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之
南已今日適越而昔來知有越時連環可解也南
相連實各自為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無人知天之盡處則中央鳥知不汎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乃惠施與人辯之語端也惠施以此為大觀

三一三〇一

於天下請於天下物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
之卵有毛謂卵無毛何以雞三足有足者郢有天下楚都
有天下者等犬可以為羊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
馬有卵人卵也由下子有尾楚人呼蝦蟆為子子
科斗所化則謂火不熱熱者火用而非火體如大生
之有尾亦可火不熱於木石木石未嘗熱又如大
皆不熱之說所藉口也山出口空谷輪不跟地地
何以目不見是必假光指不至至不絕以爲
能轉目不見也矩不方天下自有方規不可
示無窮龜長於蛇命長矩不方天下自有方規不可
以爲圓天下自有圓鑿不圓楠自人之耳鑿未嘗
木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鳥動耳鏃矢之疾而有不行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主

不止之時審狗非犬物也言既以犬犬小則曰狗實一
以小者黃馬驪牛三也與馬牛之體而為三白狗
黑黑白人所名耳孤駒未嘗有母謂之孤則一
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
五寸轉用之則萬世不竭也辯者以此與
以上乃天下之辯者所持之話端也辯者以此與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人皆
飾人之心飾猶易人之意易猶能勝人之心不能服
人之心辯者之固也辯者迷於其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惠施無他
辯士為奇異其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
根柢不過如此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其壯乎自多其辯天施存雄而無術言施但存此
也南方有倚人焉時日黃終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辭而對
而對不思慮編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
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
不適也適猶弱於德得於心強於物辯於外其塗隴
矣迂曲非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蠶一蠶
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夫使不圓
而圓曰愈貴道幾矣果能情見乎詞益惠施不能以
此自竄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散於萬物而不厭
南華真經正義 天下 主

而獨以其精神散求萬物之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
理以遷就其說而不顧其煩施之才駘蕩而不得
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遇逐萬物而不反逐於萬
其本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窮響而不知
知止形影不知木之喻也
此為南華全部後敘上下古今光芒萬丈以文妙
論自是得漆園之火傳者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乎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棄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卷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

法政學社發行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卷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致幣顏閭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閭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其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

南華真經正義

讀王

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矣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南華真經正義

讀王

美

美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態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快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渴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慨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七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

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圯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南華真經正義

讓王

七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
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
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
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而不祈嘗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
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道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
南華真經正義 讀王

諱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
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
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周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
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
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
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
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
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平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
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
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
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
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
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
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
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
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
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
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餚之膳孔子復通曰臣得
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
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曰臣來前若所言願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臣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
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
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臣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
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
臣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
也臣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臣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

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
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
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
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
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全

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
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臣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
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
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
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

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
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
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
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
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
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
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金

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
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
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
也上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
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瘵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上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重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
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
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聞
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
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
然上所謂無病而自炙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
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
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金

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
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
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女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
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
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
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
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

昔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
而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
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
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
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
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
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金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
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
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
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
至重弃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
怵惕之恐忻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
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
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金

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
知謀以爲明察困人之德以爲賢良非富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
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
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
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
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
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
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
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
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
業可謂亂矣侈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
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
南華真經正義 盜跖 七

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醮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
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
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
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
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服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南華真經正義 說劍 八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日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
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鏃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南華真經正義

說劍

允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鏃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鏃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肺肝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南華真經正義

說劍

卒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全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臣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臣也客曰嚆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臣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罔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

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置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旣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全

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倫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

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且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園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畢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能遁矣夫才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其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體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卷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此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竿逆立而夫子曲

南華真經正義

漁父

卷

南華真經正義終

金華真經正義終